

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

八

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之三十七

晉紀

惠帝下

張華位
華遜位

永康元年正月賈后使黃門自首欲與太子為逆詔以太子

幽于許昌宮出太子傳二月尉氏兩血妖星見南方太白晝見中

台星折台湯來反星名張華少子躄躄于反勸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

幽遠不如靜以待之出本傳○太子既廢眾情憤怒有衛督司

馬雅常從督許超謀廢賈后復太子以張華裴頠安常保位

難與行權右軍將軍趙王倫執兵柄性貪冒可假以濟事乃

說孫秀使言於倫倫納焉事將起孫秀言於倫曰太子聰明

剛猛若還東宮必不受制於人不若遷延緩期賈后必害太

子然後廢賈后為太子報讎豈徒免禍而已乃更可以得志

倫然之秀因使人行反間言間居其反變其言似間謀殿中人欲廢皇后

迎太子賈后聞之使太醫令程據和毒藥矯詔使黃門孫慮

至許昌毒太子慮逼太子以藥太子不肯服慮以藥杵椎殺

之推直追反擊也亦作杵出太子及賈后等傳四月趙王倫孫秀將討賈后遣羽

軍校尉齊王囹將百人排闥入華林令駱休為內應迎帝幸

東堂以詔召賈謚於殿前斬之賈后見齊王囹囹居反驚曰卿

何為來囹曰有詔收后后曰詔當從我出何詔也是時梁王

彤亦預其謀彤以反后問囹曰起事者誰囹曰梁趙后曰繫狗

當繫頸反繫其尾何得不然遂廢后為庶人幽之於金墉城

倫陰與秀謀篡位欲先除朝望且報宿怨乃執張華裴頠解

系等於殿前解胡買反姓也系其各唐叔華謂張林曰卿欲

害忠臣邪林稱詔詰之曰詰去吉反問也卿為宰相太子之廢不能

死節何也華曰式乾之議臣諫事具存可覆按也林曰諫而

不從何不去位華無以對遂皆斬之出倫傳相國倫矯詔遺尚書

劉弘齎金屑酒賜賈后死于金墉城謚故太子曰愍懷出本紀

中護軍淮南王允性沈毅宿衛將士皆畏服之允知相國倫

賈后殺太子

趙王倫廢賈后

倫陰謀篡位



淮南王
討倫不
克而死

石崇積
財為禍

加相國
倫九錫

倫逼帝
節位

齊王討
趙王倫

及孫秀有異志陰養死士謀討之倫秀深憚之秋八月轉

允為太尉外示優崇實奪其兵權允稱疾不拜遂帥國兵及

帳下七百人直出圍相府允所將兵皆精銳倫與戰屢敗乃

使司馬督護伏胤將騎四百懷空板出詎言有詔助淮南王

允不之覺開陣內之內讀下車受詔胤因殺之初孫秀嘗為

小吏事黃門郎潘岳岳屢撻之衛尉石崇之甥歐陽建素與

相國倫有隙崇有愛妾曰綠珠孫秀使求之崇不與及淮南

王允敗秀因稱石崇潘岳歐陽建奉允為亂收之崇歎曰奴

輩利吾財耳收者曰知財為禍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遂皆

族誅出允及岳崇等傳齊王固以功遷游擊將軍固意不滿孫秀覺

之且憚其在內乃出為平東將軍鎮許昌固本詔加相國倫

九錫車馬衣服樂器未戶納又加孫秀侍中輔國將軍倫及諸

子皆頑鄙無識秀狡黠貪淫狡古巧及黠胡八所與共事者

皆邪佞之士惟競榮利無深謀遠略志趣乖異互相憎疾倫

十一月立皇后羊氏右尚書郎羊玄之之女也外祖孫旂

與孫秀善故秀立之出右本傳永寧元年正月以散騎常侍張軌

軌居為涼州刺史軌以時之多難陰有保據河西之志故求

為涼州時州境盜賊縱橫鮮卑為寇軌至以宋配汜瑗為謀

主汜符威反姓也皇甫謐曰本悉討破之威著西土出軌本傳

相國倫與孫秀使衙門趙奉詐傳宣帝神語云倫宜早入西

宮散騎常侍義陽王威素諂事倫倫使威逼奪帝璽綬使尚

書令蒲奮持節禪位於倫乙丑倫備馮駕入宮即帝位改元

建始帝出居金墉城丙寅尊帝為太上皇改金墉曰永昌宮

以梁王彤為宰衡何劭為太宰孫秀為侍中義陽王威為中

書令張林為衛將軍其餘黨與皆為卿將超階越次不可勝

紀每朝會貂蟬盈坐貂丁聊反蟬時連反冠名貂內勁悍而外

故以為時人為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出倫齊王固成都

王穎河間王顥常山王乂乂後改等起兵討趙王倫倫秀大

懼遣將軍士荷許超帥兵拒之倫秀日夜禱祈厭勝以求福

趙倫夏四月成都王穎至黃橋士荷許超輕穎而不設備

穎帥諸軍擊之荷等大敗奔軍南走穎乘勝長驅濟河倫秀

聞河北軍敗憂薄不知所為音悶又音左衛將軍王輿與

尚書廣陵公濯難五帥營兵七百餘人入宮攻孫秀許超士

荷於中書省斬之使倫為詔曰吾為孫秀所誤今已誅秀其

迎太上皇復位迎帝于金墉城百姓咸稱萬歲帝自端門入

升殿詔送倫并子基等難妨付金墉城分遣使者慰勞三王

梁王彤等表趙王倫父子以逆宜伏誅乃賜倫死收其子誅

之六月詔以齊王固為大司馬加九錫趙倫固本傳論晉

趙王倫既殺賈后因以篡帝晉之大臣無以制之趙王倫既誅

秀後以齊王固為大司馬不知固既得志是一倫也齊王固既

黃憲死後復以長沙王又討固不知使又而得志又一固也長沙王

也晉朝措置華縵如此其與漢之大臣既誅諸呂而後却齊王固

根一斬而絕者豈不万万相遠哉論至於此則知平勃真社稷之

臣故社稷之危不旋踵而安晉朝無太安元年齊武閔王固

既得志頗驕奢擅權中外失望孫惠上書諫固曰天下有五

難四不可而明公昔居之冒犯鋒刃一難也聚致英豪二難

也與將士均勞苦三難也以弱勝彊四難也興復皇業五難

也大名不可久荷大功不可久任大權不可久執大威不可

久居大王行其難而不以為難處其不可而謂之可惠竊所

不安也明公宜思功成身退之道崇親推近長揖歸藩則太

伯子臧不專美於前矣臧茲固不能用固主簿顧榮東曹

掾孫張翰皆慮及禍翰因秋風起思菰菜蓴羹鱸魚膾

胡反說文離菰也一名蔣或作菰歎曰人生貴適志耳富貴何

為即引去榮故酣飲不省府事長史葛璜璜以其廢職白

固徙榮為中書侍郎固河間王顥上表陳固罪狀且言

勒兵十萬欲與成都王穎新野王歆范陽王虓共會洛陽請

長沙王又廢固還第以穎代固輔政顥遂舉兵帥張方等趨

洛陽遣使邀穎十二月顥表至固大懼張方帥兵二萬軍新

加齊王
固九錫

孫惠言
五難四
不可

張翰思
專美鱸
魚膾

河間王
顥討固

孫惠言

領顯共
表長沙
王又車
擅

大敗陸
機

東海王
殺之以
泄樂心

安徽長沙王又使討罔入將左右百餘人入宮閉諸門奉天

子攻大司馬府連戰三日罔衆大敗大司馬府與趙淵執罔

以降罔至殿前帝惻然欲活之又叱牽出斬於閭闔外

無巨細皆就鄴諮大將軍穎穎以孫惠為參軍陸雲為右馬

侍功驕奢自度弛廢其於齊王罔時嫌長沙王又在內不得

逞其欲欲去之八月穎與河間王顥共表人論功不平與右

僕射羊玄之左將軍皇甫嵩專擅朝廷殺害忠良起兵誅之

顥以張方為都督將兵自函谷東趨洛陽胡南反以平

原內史陸機為前將軍督石超等軍南向洛陽屯于河橋詔

以又為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以禦之越等傳十月太尉又

奉帝與陸機戰于建春門機軍大敗赴七里澗死者如積水

為之不流石超遁去穎收機殺之并其弟雲衆懼欲夜遁張方

曰勝負兵家之常善用兵者能因敗為成今出其不意此奇策

也乃進兵逼京師輶傳永興元年長沙厲王又屢與大將

軍穎戰破之城中糧食日窘而士卒無離心張方以為洛陽

未可克欲還長安而東海王越慮事不濟潛與殿中諸將夜

收又送別省啓帝下詔免又官置金墉城越欲殺又以絕衆

心乃遣人密告張方方取又於金墉城至營炙而殺之破之

大將軍穎入京師復還鎮于鄴詔以穎為丞相加東海王

越守尚書令穎表盧志為中書監參署丞相府事河間王顥

還鎮長安穎傳二月丞相穎表廢皇后羊氏幽于金墉城

廢皇太子曹芳為清河王詔以穎為皇太子乘輿服御皆遷于

鄴出本太弟穎僭侈日甚屢倖用事大失衆望司空東海王

越與右衛將軍陳豨等怨謀討之七月戊戌復皇后羊氏及

太子曹芳越奉帝北征以越為大都督徵前侍中稽紹詣

行在扈衛乘輿穎遣石超帥衆五萬拒戰乘輿敗績於蕩

紹血
踐御衣

陰帝傷頰中三矢頰古協反百官侍御皆散嵇紹朝服下馬登

輦以身衛帝兵人引紹於轅中斫之帝曰忠臣也勿殺對曰

奉太弟令惟不犯陛下一人耳遂殺紹血濺帝衣賤子賤反

帝憤於草中亡六璽璽想氏反蔡邕獨斷曰皇帝六璽比玉璽

天子行亦玉天子石超奉帝幸其營帝入鄴左右欲浣帝衣帝曰

嵇侍中血勿浣也司空越犇還東海太弟穎以越兄弟宗室

之望下令招之越不應命八月復廢太子覃及羊后覃後為陳

殺出本紀初太弟穎表匈奴左賢王劉淵為冠軍將軍監

五部軍事使將兵在鄴淵子聰驍勇絕人號古亮反博涉經

史善屬文藝弓三百斤弱冠游京師名士莫不與交穎以聰

為積弩將軍淵從祖右賢王宣謂其族人曰自漢亡以來我

單于徒有虛號無復尺土自餘王侯降同編戶今吾眾雖衰

猶不減二萬奈何斂手受役奄過百年左賢王英武超世天

苟不欲興匈奴必不虛生此人也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

鼎沸復呼韓邪之業此其時也乃相與謀推淵為大單于使

其黨呼延攸詣款告之淵曰穎請歸會葬穎弗許及王浚東

嬴公騰起兵淵說穎曰請為殿下還說五部以赴國難二豎

之首可指日而懸也穎悅拜淵為北單于參丞相軍事淵至

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有眾五萬出劉元

晉自惠帝以來五胡肆虐劉元海匈奴也石勒羯也慕容氏

族世與之族有中原自餘如乞伏秃髮沮渠赫連迭興迭滅著

在載記者今略具世譜

惠帝永興元年蜀李雄僭位太

懷帝劉氏據河東

愍帝劉氏據河北

元帝劉氏據中原

明帝劉氏據中原

成帝咸和三年漢劉氏為石勒所滅是歲趙石勒

五胡亂
治於此

匈奴推
劉淵為
單于

晉惠帝

穆帝 永和五年石氏因亂為燕所併 六年蜀李氏為晉所滅 八年慕容皝之子偽僭位

海西公 太和五年燕慕容皝所滅 氏為慕容皝所滅

簡文帝 符氏據中原

孝武帝 太和九年後秦姚萇僭位 十年乞伏國仁僭位 十五年涼呂光僭位 十九年符氏為姚氏所滅 二十一年後燕慕容垂僭位

安帝 隆安元年涼秃髮烏孤僭位 四年燕慕容德僭位 元熙二年呂氏以國帑歸姚氏 五年後燕國亂為馮跋所篡 義熙三年夏赫連勃勃代立 六年南燕為晉所滅 十年涼秃髮氏為乞伏氏所滅 十三年後秦為晉所滅

恭帝 中原之地多為魏所據

王浚東嬴公騰合兵擊王斌大破之鄴中大震百僚奔走士卒分散盧志勸穎奉帝還洛陽時甲士尚有萬五千人俄而

衆潰穎遂將帳下數十騎與志奉帝御犢車 犢徒谷反牛子也 以牛駕車

南奔洛陽 出本紀及穎傳 李雄諸將固請雄即尊位十月雄

即成都王位改元曰建興除晉法約法七章以其叔父驥為

太傅追尊父特為成都景王 出雄載記 劉淵遷都左國城胡晉

歸之者愈衆淵謂羣臣曰昔漢有天下久長恩結於民吾漢

氏之甥乃建國號曰漢即漢王位 劉淵字元海所與匈奴人漢以宗女妻冒頓故子孫冒姓

相 山劉元即漢王位改元元熙始于此 改元曰元熙以右賢王宣為丞

預事張方在洛既久兵士剽掠殆竭衆情喧喧無復留意十

一月劫帝遷都長安軍人分爭府藏 藏才浪反庫藏物所儲蓄也 魏晉以

來蓄積掃地無遺帝入長安復皇后羊氏詔六弟穎以成都

王還第更立豫章王熾為皇太弟 更工行反改也 帝兄弟二十五人

時存者唯穎熾及吳王晏晏材質庸庸下熾冲素好學故太宰

顯立之 山方熾等傳 二年東海中尉劉洽以張方劫遷車駕勸

司空越起兵討之七月越傳檄山東征鎮云欲糾率義旅奉

迎天子還復舊都於是范陽王虓 虓許交反 及王浚等共推越為

盟主浚遣其將祁弘帥突騎鮮卑烏桓為越先驅 山方越等傳

光熙元年夏五月祁弘等西入關太宰顯單馬逃入太白山

帝還洛陽

李雄據

劉淵即漢王位

帝遷長安更立熾為太弟

司空越討張方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李雄國號大成

王頴死

帝中毒
太弟即

弘等入長安奉帝乘牛車東還洛陽以司空越為太傅錄尚

書事范陽王虓鎮鄴南陽王模鎮許昌王浚鎮幽州刺史出

成都王穎犇新野會新城公劉弘卒司馬郭勣勣莫欲迎穎

為主洽中郭舒討勣斬之穎北濟河犇朝歌九月頓丘太守

馮嵩執送鄴范陽王虓不忍殺而幽之十月虓薨長史劉

輿以穎素為鄴人所附祕不發喪稱詔夜賜穎死穎官屬先

皆逃散惟盧志隨從至死不怠收而殯之太傅越召志為軍

諮祭酒山穎虓十一月帝食麪中毒麪必即反說文麪麥

崩于顯陽殿太弟即皇帝位尊羊后曰惠皇后懷帝始遵舊

制於東堂聽政每至宴會輒與羣官論衆務考經籍黃門侍

郎傅宣歎曰今日復見武帝之世矣出本

考異曰惠帝末元年以劉頊為光祿大夫二十國春秋云倫黨

大然謂善頊頊懼自殺頊傳云頊為光祿尋病卒今從傳永寧

元年正月趙王倫即帝位三十國春秋云倫將篡計義陽王威勅

詔示縑紹曰聖上去堯舜之季卿其然乎紹隱吉曰有死而已終

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之三十七

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之三十八

晉紀

孝懷皇帝

在位六年

壽三十

諱熾字豐度武帝第二十五子也永興元年立為皇太

弟光熙元年十一月惠帝崩太弟即位

永嘉元年二月王彌寇青徐二州自稱征東大將軍彌王三

月西陽夷寇江夏太守楊珉珉反請督將議之諸將爭獻方

畧騎督朱伺獨不言珉曰朱將軍何以不言伺曰諸人以舌擊

賊伺惟以力爾珉又問將軍前後擊賊何以常勝伺曰兩敵

共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爾珉善之出伺詔

追復楊太后尊號謚曰武悼出本帝親覽大政留心庶事

太傅越不悅固求出藩乃出鎮武昌出越本傳論政與事殊

矣懷帝初立權在大傅又錫奴盤據趙魏琅邪王睿保有江南

青徐兗豫僅屬平而劉石方且經營焉屢屋已傾狂瀾既倒若使

聖哲馳騁焉未知濟否然帝親庶務賊已不堪委去朝廷自便潘

服不念國事終將如何亦可謂愚暗不才之甚矣而史稱覽大政

者又何事邪夫政與事殊猶之綱焉其綱政也其目事也切恐帝

之所親覽者特以簿書名數之末僅欲收斂大柄正君臣之分強

中國之威行其政刑削平僭公師藩既死汲桑更聚眾劫掠郡

縣以石勒為前驅所嚮輒克遂進攻鄴東燕王騰輕騎出奔

為桑所殺遂燒鄴宮太傅越使苟晞討之以琅邪王睿為安

東將軍都督揚州鎮建業睿以安東司馬王導為謀主推心

親信每事咨焉睿名論素輕各各言議吳人不附居久之士大

夫莫有至者導患之會睿出觀榭榭胡計道使睿有舉

也反具威儀導與諸勝皆騎從紀瞻顧榮等見之驚異相帥

拜于道左導因說睿曰顧榮賀循此士之望宜引之以結人

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睿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

而至以循為吳國內史榮為軍司加散騎常侍凡軍府政事

皆與之謀議又以紀瞻為軍祭酒十壹為從事中郎禮周

玘為倉曹屬劉超為舍人張闓孔衍為參軍禮王導說睿

謙以接士儉以足用以清淨為政撫綏新舊故江東歸心焉

朱伺以力擊賊

琅邪王睿引致名七

睿初至頤以酒廢事導以為言睿命酌引觴覆之於此遂絕

元帝紀。九月苟晞追擊汲桑大破斬之石勒收餘眾奔

漢王淵以勒為安東大將軍太傅越加晞撫軍將軍督青兗

諸軍事晞善治繁劇用法嚴峻從母子求為將晞不許固求

之乃以為督護後犯法晞杖節斬之既而素服哭之曰殺卿

者兗州刺史哭弟者苟道將也。十一月以王衍為司徒衍

說太傅越曰朝廷危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

以弟澄為荊州都督族弟敷為青州刺史語之曰荊州有江

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居中足以為三

窟矣。晉書王衍王澄以。二年漢王淵寇平陽

太守宋抽棄郡走河東太守路述戰死淵徙都蒲子上郡即

皇帝位。魏元。三年正月辛丑朔熒惑犯紫微。紫微星名在北斗北

即大帝之坐也。初何曾侍武帝宴退謂諸子曰主上開

創大業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

孫謀之道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汝輩猶可以免拍諸孫

曰此屬必及於難及綏作尚書為太傅越所殺兄嵩哭之曰

我祖其殆聖乎曾曰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子劭日食二萬

綏及弟機羨汰侈尤甚與人書疏詞禮簡傲河內王尼見綏

書謂人曰伯蔚居亂世而矜豪乃爾其能免乎人曰伯蔚聞

卿言必相危害尼曰伯蔚比聞我言自己死矣及永嘉之末

何氏無遺種。出何

臣光曰何曾譏武帝偷惰取過目前不為遠慮知天下將

亂子孫必與其憂何其明也然身為僭侈使子孫承流卒

以驕奢亡族其明安在哉且身為宰相知其君之過不以

告而私語於家非忠臣也

漢石勒寇鉅鹿常山眾至十餘萬勒以張賓為謀主刀雁為

股肱孔萇為爪牙并州諸胡羯多從之。昭反。張賓為謀主刀雁為

初張賓好讀書闊達有大志常自比張子房及石勒徇山東

王公三

劉淵借

武中不

何氏著

論何曾

石勒寇

張賓為

昭反

張賓為

昭反

安昌上
錢廣論
稽孝經

聰殺太子自立

徵天下
兵入援

石勒殺
王衍言
其破壞
天下

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無如此胡將軍者可與共成大業
乃提劍詣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奇也賓數以策下勒已
而皆如所言勒由是奇之署為軍功曹動靜咨之出石勒○四

年七月漢主淵寢疾以楚王聰為大司馬大單于安昌王盛
安邑王欽西陽王潛潛自皆領武衛將軍分典禁兵初盛少

時不好讀書惟讀孝經論語曰誦此能行足矣安用多誦而
不行乎李熹見之歎曰望之如可易及至肅如嚴君可謂君

子矣淵以其忠篤故臨終委以要任淵卒太子和即位西昌
王銳耻不預顧命乃相與謀說和曰先帝不惟輕重之執使

三王搆彊兵於內大司馬擁十萬眾屯於新郊陛下宜早為
之計和召盛告之盛曰陛下信讒夫之言以疑兄弟兄弟尚

不可信他人誰足信哉銳怒命左右刃之帥兵攻楚王聰于
單于臺聰反攻西明門克之殺和於光極西室收銳梟首通

衢梟古堯反聰即帝位以北海王又為皇太弟封其子粲為
河內王以石勒為并州刺史出載劉元○京師饑困日甚

太傅越遣使以羽檄徵天下兵徵別歷反徵以本簡為書長尺
使入援京師帝謂使者曰為我語諸征鎮今日尚可救後則

無及矣既而卒無至者朝議多欲遷都以避難王衍以為不
可賣車牛以安眾心出越○五年東海孝獻王越薨王衍等

相與奉越喪還苑東海石勒帥輕騎追之無一人得免者執
太尉衍等坐之幕下問以晉故衍具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

己且自言少無宦情不豫世事因勸勒稱尊號冀以自免勒
曰君少壯登朝名蓋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宦情邪破壞

天下非君而誰命左右扶出眾人畏死多自陳述勒謂孔萇
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常見此輩人當可存乎萇曰彼皆晉之

王公終不為吾用勒曰雖然要不可加以鋒刃夜使人排牆
殺之剖越樞焚其尸曰亂天下者此人也吾為天下報之故

焚其骨以告天地出越衍本傳論病談之弊胡曰為情談者以

劉聰
洛陽

百六椽

石勒殺
王孫

王孫
管夷吾

新亭之
泣

言動非性命之理此其所以大夫而不自知也何晏王衍自喪其
身喪人之國者如出一轍後世宗師釋氏者其弊又甚於此論談焉
其發源之差則亦相類爾衍果忠於國者當東床幽廢之時神明
大義以救止之而嘯無一語及為三公所變亂亦多矣又不聞
匡正之策方且陰營三窟規脫禍敗既不得免尚且飾高情為守
論欲欺石勒直言所折遂無以對死於排牆之下當知牆之為石
而當之為虛也豈不深矣後世之戒歟

漢主聰使前軍大將軍呼延晏將兵二萬

七千寇洛陽比及河南晉兵前後十二敗死者三萬餘人始

安王曜土彌石勒皆引兵會之未至晏先至洛陽以外繼不

至俘掠而去帝具舟於洛水將東走晏盡焚之王彌始安王

曜繼至呼延晏克宣陽門入帝出華林園門欲奔長安漢兵

追執之幽於端門曜納惠帝羊皇后遷帝及六璽於平陽聰

以帝為特進左光祿大夫封平阿公出劉聰載時海內大亂

獨江東差安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南渡江鎮東司馬王導說

琅邪王睿收其賢俊與之共事睿從之碎掾屬百餘人時人

謂之百六椽揚俞綸反言辟官屬百六椽○石勒殺王彌并其眾

表漢主聰稱彌叛逆聰大怒遣使讓勒專害公輔有無君之

心然猶加勒鎮東大將軍以尉其心劉琨遺勒書曰將軍用

兵如神所向無敵所以周流天下而無容足之地百戰百勝

而無尺寸之功者蓋得主則為義兵附逆則為賊眾故也成

敗之數有似呼吸吹之則寒噓之則溫虛休居反出氣急曰吹緩曰噓今相授

侍中車騎大將軍其受之勒報書曰事功殊途非腐儒所知

君當逞節本朝吾自夷難為效遺琨名馬珍寶厚禮其使謝

而絕之出琨傳及石勒載記周顓奔琅邪王睿嶺山東人為閩鼎非僚佐不樂入長安故中途奔散睿

以顓為軍諮祭酒前騎都尉相彝亦避亂過江見睿微弱謂

顓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求全而單弱如此將何以濟既而

見王導共論世事退謂顓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諸名士

相與登新亭游宴周顓中坐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

異因相視流涕王導愀然變色曰觀小父客色變也當共戮力王室

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邪眾皆收淚謝之出導傳陳頤遺

王導書曰中華所以傾弊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

陳顯勳
王璋卿
保世高
功實

六劉之
寵傾
後宮

漢王
封帝
為會
稽郡
公

劉殷
幾諫

事浮競驅馳互相負薦言重者先顯言輕者後叙遂相波弱
乃至陵遲加有莊老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為弘雅政事者
為俗人王職不郵法物墜喪夫欲制遠先由近始今宜改張明
賞信罰按卓茂於密縣顯朱邑於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
可冀爾道不能從

出頌傳論導亦自清談中技述胡曰茂洪建
之初宜革前弊而不能陳顯能遠之諫此為大失是後亦無
為顧覈實割切之言者矣導固江左人物之傑推其源流殆亦自
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為之以史公曰蓋八言黃老
風俗之化也若跡寡傑之上有不能免者孔子曰撥亂世而反之正
莫近於春秋使王茂弘知此則率西晉之所上矣惟憚於更張昔者
不調之琴而易其弦也則不期於正而自正矣惟憚於更張昔者
衰亂之臣衰亂之政衰亂之俗與今日所用所行參錯膠固或得
或失無大相過苟且持循姑幸無事而功烈甲矣憚於更張昔者
或人主無立志幸相無識譽為舊習所牽為失人情之言所惑也
或曰琅邪得國日淺基業未固理當寬弘而後能濟導未為也
曰審如是則孔明之不能治蜀也久矣何以得甘棠之思乎

六年正月漢主聰將納太保劉殷女太弟又固諫聰以問太
宰延年太傅景皆曰太保自云劉康公之後與陛下殊源納
之何害聰悅拜殷二女英娥為左右貴嬪

在昭儀上又納殷女孫四人皆為貴人於是六劉之寵傾後
宮聰希復出外事皆中黃門奏決

出劉聰。漢主聰封帝為
會稽郡公聰從容謂帝曰卿昔為豫章王朕與王武子造卿

贈朕柘弓銀研卿頗記否帝曰臣安敢忘之但恨爾日不早
識龍顏聰曰卿家骨肉何相殘如此帝曰大漢將應天受命

故為陛下自相驅除此殆天意非人事也聰喜以小劉貴人
妻帝曰此名公之孫也卿善遇之

出劉聰。六月漢大昌文
獻公劉殷卒殷為相不犯顏忤旨然因事進規補益甚多漢
主聰每與群臣議政事殷無所是非群臣出殷獨留為聰敷

暢條理商榷事宜

推古岳反商度聰未嘗不從之殷常戒子
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幾臣依反幾者微也凡人尚不可面斥
其過况萬乘乎夫幾諫之功無異犯顏但不彰君之過所以
為優爾殷在公愈間常恂恂有卑讓之色故能處驕暴之國
保其富貴不失令名以壽考自終

公曰壽考在也

衛玠
善清
談

王業為皇太子建行臺於長安以閹鼎鼎為太子詹事加賈疋
征西大將軍鼎後與翽允索繼爭權相攻為氏鎮東軍司顧榮
前太子洗馬衛玠皆卒出本玠美風神善清談常以為人有不
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身不見喜怒之色出亦

孝愍皇帝 在位四年 壽十八

諱鄴字彥旗武帝之孫吳王晏之子也洛陽不守懷帝

蒙塵荀組等奉帝為太子建行臺于長安立社稷永嘉

七年四月懷帝遇害羣臣奉帝即位以元建興

建興元年春正月漢主聰宴羣臣於光極殿使懷帝着青衣
行酒庾珉王雋等不勝悲憤因號哭聰惡之有告珉等謀以
平陽應劉琨者二月聰殺珉雋等故晉臣十餘人懷帝亦遇
害 荀崧曰懷帝天資清劭少著英猷若遇承平足為守文
佳主而繼惠帝擾亂之後東海專政故無幽厲之釁而有流
亡之禍矣出本 三月漢主聰立貴嬪劉娥為皇后為之起

鷄儀殿

鷄胡光反鷄鳳其雌鷄

廷尉陳元達切諫以為天生

陳元達
諫聖
鷄儀

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非以兆民之命窮一人之欲也晉氏失
德大漢受之陛下踐祚以來作殿觀四十餘所加之軍旅數興
餽運不息饑饉疾疫死亡相繼而益思營繕豈為民父母之
意乎今有晉遺類西據關中南擅江表李雄奄有巴蜀王浚

劉琨窺窬肘腋

窺去隨反窬羊朱反肘陔柳反臂節也腋羊益反臂後也

石勒曹疑負景

漸踈陛下釋此不憂乃更為中宮作殿豈目前之所急乎聰
大怒命曳出斬之時聰在逍遙園李中堂元達先鎖腰而入
即以鎖堂下樹呼曰臣所言者社稷之計而陛下殺臣朱雲
有言臣得與龍逢比干遊足矣左右曳之不能動大司徒任
顓叩頭出血曰元達盡忠竭慮知無不言臣等竊祿偷安
每見之未嘗不發愧今所言雖狂直願陛下容之因諫諍而
斬列卿其如後世何聰默然劉石聞之密敕左右傳刑手疏
上言今宮室已備無煩更營四海未壹宜愛民力廷尉之言

劉琨請
下殺諫

劉曜寇
長安

陳頊請
禁原屬

談故避
事

士民避
亂多歸

慕容廆
慕容皝

熊遠言
律令經
傳相參

祖述聞
雞鳴起
舞

社稷之福也陛下宜加封賞而更誅之四海謂陛下如何哉
夫忠臣進諫者固不顧其身也而人主拒諫者亦不顧其身
也陛下為妾營殿而殺諫臣使忠良結舌者由妾遠近怨怒
者由妾公私困弊者由妾天下之罪皆萃於妾妾何以

當之願賜死此堂以塞陛下之過聰覽之變色任顓等叩頭
流涕不已聰命顓等冠履就坐引元達上以劉氏表示之曰
外輔如公內輔如后朕復何憂更命逍遙園曰納賢園李中
堂曰愧賢堂四劉聰○四月懷帝凶問至長安皇太子舉哀

即皇帝位以麴允為左僕射索綝為衛將軍軍國之事悉以
委之四本○漢中山王曜寇長安詔麴允屯黃白城以拒之
四本紀及○前中書侍郎郝隆金少以清節著名帥高平千餘
家避亂保嶧山嶧山在魯郡鄒縣琅邪王睿就用隆為兗州

刺史睿參佐多避事自逸錄事參軍陳頊言於睿曰洛中承
平之時朝士以小心恭恪為凡俗以偃蹇倨肆為優雅流風
相染以至敗國今僚屬皆承西臺餘弊養望自高是前車
已覆而後車又將尋之也請自今臨使稱疾者皆免官睿不
從頊出於寒微數為正論府中多惡之出頊為譙郡太守四

○初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北依王浚浚不能存撫又政法
不立士民往往復去之段氏兄弟專尚武勇不禮士大夫唯
慕容廆魏五政事修明愛重人物故士民多歸之廆舉其英
俊隨才授任載廆○熊遠上書於琅邪王睿以為軍興以來

處事不用律令競作新意臨事立制朝作夕改至於主者不
敢任法每輒關諮非為政之體也愚謂凡為駁議者駁雜議
皆當引律令經傳不得直以情言無所依準以虧舊典若開塞
隨宜權道制物此是人君之所得行非臣子所宜專用也睿
以時方多事不能從樞○初范陽祖逖他少有大志與

劉琨俱為司州主簿同寢中夜聞雞鳴逖覺曰此非
惡聲也因起舞及渡江睿以為軍諮祭酒逖居京師糾合驍

祖述
清中原

陳元正
謂之龍
大盛

成
子授

健言於睿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故也由示室爭
權自相角肉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土今遺民既遭殘賊人
思自奮大王誠能命將出師使如逆者統之以復中原郡國
豪傑必有望風響應者矣睿素無北伐之志以逆為奮威將
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疋不給鎧仗甲也音愷使自召
募逆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述不能清
中原而後進出於本傳論曰晉之亂時猶可中興林曰三代得天下以
漢元成哀平之際外戚擅權主柄下移遂為新室所篡奪當此之
時漢之所以所以者惟其主之茂德無不仁之禍以及於民下無怨
叛之志故光武奮然起於隴畝之中復天下如反掌及東漢相靈之
主起黨禍之獄以殺害天下賢士大夫而蒼生舉被其害則已陷
不仁之禍矣由是黃巾賊起董卓繼之而曹操遂以篡漢當此之
時雖有蜀先主諸葛孔明強欲復天下而天下莫之從者蓋漢之
所以亡已陷不仁之禍不可以復興也西晉之出蓋亦光武之世
故祖述以謂晉室之亂非上無德而下怨叛也由宗室爭權自相
煎肉遂使夷狄乘隙毒流中土今誠能命將出師使如祖述者統
之以復中原郡國豪傑必有望風響應者矣誠以晉元之世即光
武之世使晉元誠有北伐之心又得祖述以為勸禹禹晉後之巨
可以中興晉矣惜乎元帝素無北伐之心雖武之畧不足語此所
以不能也

○二年正月有流星出牽牛入紫微光燭地墜于
平陽北化為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漢主聰惡之以問公
卿陳元達以為女寵大盛亡國之徵聰曰此陰陽之理何關
人事聰后劉氏賢明聰所為不道劉氏每規正之劉氏卒謚
曰武宣自是嬖寵競進後宮無序矣西聰書記嬖博計反說文便嬖交也○楊虎
掠漢中吏民以犇成李雄國號稱漢溫公梁州人張咸等起
兵逐楊難敵難敵去咸以其城歸成初略陽清水氏楊駒始居
萬頃王千方孫飛龍侵疆盛徙居洛陽以其甥令狐茂搜為子茂
搜還保仇也自号氏王傳子難敵與賊帥王如將楊虎共攻晉梁
州克之難敵自稱刺史至是於漢嘉涪陵漢中之地皆為成
虎奔成故難敵為咸所逐

有成主雄虛己好賢隨才授任命太傅驥養民於內李鳳等
招懷於外刑政寬簡獄無滯囚與學士校置史官其賦民男丁
歲穀三斛女丁半之疾病又半之戶調納不過數文綿數兩
事少役希民多富實新附者皆給復除復方八反是時天下
大亂而蜀獨無事年穀屢熟乃至閭門不閉路不拾遺巴

西晉改少中

郡嘗告急云有晉英雄曰吾嘗憂琅琊微弱遂為石勒所滅以為耿耿不圖乃能舉兵使人欣然然雄朝無儀品爵位濫溢更無祿秩取給於民軍無部伍號令不肅此其所短也

雄載○二年陶侃為廣州刺史時王機溫劭謀據廣州侃至

始興州人皆言宜觀察形勢不可輕進侃不聽直至廣州遣

都督許高討王機走之機病死干道諸將皆請乘勝擊溫劭

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自定爾乃下書諭

之劭懼而走追獲於始興廣州遂平侃在廣州無事輒朝運

百甓於齋外甓滿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荅曰吾方致力中

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故自勞爾轉○九月漢大司馬曜

轉寇上郡轉陟帝屢徵兵於丞相保保左右皆曰螻

蛇螫手螫壯士斷腕斷腕今胡

寇方盛且宜斷龍道以觀其變從事中郎裴詵曰今蛇已螫

頭頭可斷乎保乃以鎮軍將軍胡崧行前鋒都督須諸軍集

乃發麴允欲奉帝往就保索綝曰保得天子必逞其私志乃

止於是自長安以西不復貢奉朝廷百官饑乏採稻以自存

魏力舉反○四年八月漢大司

馬曜逼長安九月曜攻陷長安外城麴允索綝退守小城以

自固內外斷絕城中饑甚太倉有麴數十餅麴允屑之為粥

以供帝既而亦盡十一月帝泣謂允曰今窮厄如此此外無救

援當忍耻出降以活士民因歎曰誤我事者麴索二公也帝

乘羊車肉袒街壁輿襯出東門降襯羣臣號泣攀

車執帝手帝亦悲不自勝曜焚襯受壁使宗敞奉帝還宮丁

酉遷帝及公卿以下於其營辛丑送至平陽漢王聰臨光極

殿帝稽首於前麴允伏地慟哭扶不能起聰怒囚之允自殺

聰以帝為光祿大夫封懷安侯本于寶論曰昔高祖宣

皇帝以雄才碩量應時而起性深阻有若城府而能寬綽以

容納行數術以御物而知人善採拔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

臣曰

構世宗承基太祖繼業咸黜異圖用融前烈至于世祖遂享
 皇極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掩唐虞之舊
 域班正朔於八荒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謬雖太平未洽亦
 足以明民樂其生矣武皇既崩山陵未乾而變難繼起宗子
 無維城之助師尹無具瞻之貴朝為伊周夕為桀跖國政迭
 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
 之固戎羯稱制二帝失尊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
 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
 膠結則不遷昔之有天下者所以能長久用此道也周自后
 稷愛民十六王而武始君之其積其樹本如此其固今晉之
 興也其創基立本固異於先代矣加以朝寡純德之人卿之
 不貳之老風俗淫僻耻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
 談者以虛蕩為辨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蕩為通而狹節信
 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

世祖二十八年

十一

格是以劉頌屢言治道傳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杖
 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色反

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共嗤點以為灰塵矣由是毀譽

亂於善惡之實情懸辨於貨欲之途選者為人擇官官者為身

擇利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塵皆奔

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負著崇讓而莫之省子雅

制九班而不得用其婦女不知女工任情而動有逆下舅姑

有殺戮妾媵父兄弟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禮法刑政於此

大壞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

禮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純賈充之爭而見師尹之多僻僻亦

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寤戎狄之有

釁臨見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傳咸之奏錢神之論

而觀寵賂之彰核讀如野敷民風國執既已如此雖以中庸之

才守文之主治之猶懼致亂况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臨之哉

世祖二十八年

實不守
刻見
正

懷帝承亂得位羈以疆臣敗帝特播之後徒守虛名天下之
執既去非命世之雄才不能復取之矣。琅邪王睿聞長安
不守出師露次躬擐甲胄擐胡貫反貫也曹直佑移檄四方
刻日北征以漕運稽期斬督運令史淳于泊刑者以刀拭柱
式賞職反謂血逆流上至柱末二丈餘而下觀者咸以為究
丞相司直劉隗上言伯罪不至死請免從事中郎周旋等官
於是右將軍王導等上疏引咎請解職睿曰政刑失中皆吾
闇塞所致一無所問隗傳

考異曰懷帝永嘉七年琅邪王睿鎮建業元帝紀曰東海王越之
收兵下邳以帝都督揚州越西迎大駕留帝居守永嘉初用王導
計始鎮建業按既如督揚州不當猶鎮下邳又懷帝紀明言七月
已未睿都督揚州鎮建業今從之魏興太守王遜為寧州南
史按時黃漢已為李雄所陷今從孫傳孫思帝建興二年三月壬申
石勒至燕三十國春秋言於西勒收幽州後言壬午勒晨至燕按
劉琨表曰勒以三月三日徑屯薊城然則當言壬申見也
八月杜弢走道死毀傳云毀逃遁不知所在晉春秋去城清毀
從帝紀今

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之三十八

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之三十九

晉紀

中宗元皇帝

在位六年

壽四十六

諱睿字景文宣帝曾孫琅邪王觀之子也年十五嗣封琅邪王永嘉初以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鎮建鄴建興四年長安不守愍帝蒙塵王乃出師北征後愍帝遇害王即皇帝位改元大興

建武元年正月漢兵東略弘農太守宋哲奔江東齊古二月

哲至建康稱受愍帝詔令丞相琅邪王睿統攝萬機三月琅

邪王素服出次舉哀三日於是西陽王秉等秉餘共上尊號

王不許秉等乃請依魏晉故事稱晉王許之王即晉王位大

赦改元始備百官立宗廟建社稷是時承喪亂之後江東草

創刁協父官中朝協反諳練舊事賀循為世儒宗明習禮樂

凡有疑議皆取決焉出協本傳。劉琨段匹磾匹磾相與歃血同

盟所洽期以翼戴晉室琨檄告華夷遣右司馬溫嶠嶠渠

匹磾遣左長史榮邵奉表及盟文詣建康勸進繼十一月

征南軍司戴覲上疏以為喪亂以來序墮廢議者或謂平

世尚文遭亂尚武此言似之而實不然夫儒道深奧不可倉

猝而成比天下平泰然後脩之則廢隳已久矣又貴遊之子

未必有斬將搃旗之才從軍征戍之役不及盛年使之講肄

道義良可惜也世道久喪禮俗日弊猶火之消膏吳之覺也

今王業肇建萬物權輿謂宜篤道崇儒以勵風化王從之始

立太學此遺漢主聰出畋以愍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前

導見者指之曰此故長安天子也聚而觀之故老有泣者太

子粲言於聰曰昔周武王豈樂殺紂乎正恐同惡相求為患

故也今與兵聚眾者皆以子業為名不如早除之十二月聰

饗羣臣于光極殿使愍帝行酒洗爵已而更衣更工衡又使

之執蓋晉臣多涕泣有失聲者尚書郎辛賓起抱帝大哭聰

即晉王位

加賀循為世儒宗

劉琨等期以翼戴晉

戴覲等立太學

辛賓抱愍帝大哭

命謀督
農功

帝命王
道升御
采共坐

便亮諫
曰上申
諫

刀劉
失表

劉曜
即位

引命出斬之趙固侵漢河東太子榮帥步騎十萬屯小平津固揚言曰要當生縛劉粲以贖天子敗帝遂遇害於平陽劉

上功曰最諸軍各自佃作即以為稟佃堂練反營佃○大興

元年三月敗帝凶問至建康王斬縗居廬不鞭首割者為斬既

而即皇帝位大赦改元百官皆陪列帝命王導升御床共坐

道固辭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昭帝乃止本傳

立王太子紹為皇太子太子仁孝喜文辭善武藝好賢禮士

容受規諫與庾亮溫嶠等為布衣之交亮風格峻整善談老

莊帝器重之聘亮妹為太子妃帝好刑名家以韓非書賜太

子庾亮諫曰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納之明○四

月加王敦江州牧王導驃騎大將軍導遣八部從事行揚州

郡國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言二千石官長得失獨顧和無

言導問之和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

察察為政邪導少嗟稱善江東草創止須直擇守令長以概

百姓為國其本若一郡一縣或者非其人則受害者已眾矣然則

守令得失正宰相所當知也不以察察為政以此待赤子可尔為

民上者奸暴貪汙容而不治顧曰涓滴吞舟亦不累乎且風聞之

不可聽者謂誣罔也若按其率刺之虛實而加刑賞焉又何患於

哉顧和之言止右職而否愚所不取也○六月以刁協為尚書

令協性剛悍與物多忤與侍中劉隗隗五俱為帝所寵任隗

性剛訐當時名士多被彈劾二人欲矯時弊每崇上抑下排

沮豪彊故為王氏所疾諸刻碎之政皆云隗協所建協又使

酒放肆侵毀公卿見者皆側目憚之○漢主聰卒太子榮即

位大司空斬淮陰有異志說榮誅大臣因勒兵弑榮劉氏男

女無少長皆斬東市准自號漢天王稱制置百官相國曜聞

亂自長安赴之石勒帥精銳五萬以討准十月曜即皇帝位

大赦改元光初準尋為斬○十一月庚申詔羣公卿士各陳

得失御史中丞能遠上疏以為胡賊猾夏梓宮未返而不能

遣軍進討一失也羣官不以讎賊未報為恥務在調戲酒食

熊遠陳
三

陳頤乞
試秀孝

郊祀

漢主曜
立羊氏
為后

而已二失也選官用人不料實德惟在白望不求才器惟事
請託當官者以治事為俗吏奉法為苛刻盡禮為諂諛從容
為高妙俗七恭反猶休無也放蕩為達士驕蹇為簡雅三失也世之所
惡者陸沉泥滓時之所善者翱翔雲霄是以萬機未整風俗
偽薄朝廷羣司以從順為善相違見貶安得朝有辨爭之臣
士無祿仕之志乎古之取士敷奏以言今光祿不試其違古
義又舉賢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權貴是以才不濟務奸無所
懲若此道不改求以救亂難矣先是帝以離亂之際欲慰悅
人心州郡秀孝至者不試普皆署更尚書陳頤亦上言宜漸
循舊制試以經策帝從之仍詔不中科者刺史太守免官於
是秀孝皆不敢行其有到者亦皆託疾比三年無就試者帝
特欲除孝廉已到者官尚書郎孔坦奏議以為近郡懼累君父
皆不敢行遠郡冀於不試冒昧來赴今若偏加除署是為謹
身奉灑者失分分扶問死守也僥倖投射者得官頹風傷教恐從此
始不若一切罷歸而為之延期使得就學則灑均而令信矣
帝從之聽孝廉申至七年乃試出本傳。漢主曜授石勒太宰
進爵為趙王出劉聰。二年帝令羣臣議郊祀尚書令刁協
等以為宜須還洛乃脩之司徒荀組等曰漢獻帝都許即行
郊祀何必洛邑帝從之立郊丘於建康城之巴地三月帝親
祀南郊以未有北郊并地祇合祭之出協。漢主曜都長安
立妃羊氏為皇后羊氏即故惠帝后也曜嘗問之曰吾何如
司馬家兒羊氏曰陛下開基之聖主彼亡國之暗夫何可並
言曜甚寵之頗干預國事出劉曜。冬石勒左右長史張
賓程遐等勸勒稱尊號勒不許十一月將佐等復請勒稱趙
王石勒字世龍本匈奴別部羌渠之胄劉曜封為趙王其地南至
盟津西達龍門東至河北至于塞垣尋僭號趙國改正朔始見
於以大單于鎮撫百蠻罷并朔司三州通置部司以監之勒
許之即趙王位依春秋時列國稱元遣使循行州郡勸課農
桑朝會始用天子禮樂衣冠儀物從容可觀矣容于恭反加

通鑑紀事本末

漢主曜
獎儒官
應詹之

張賓大執禮專總朝政賓任遇優顯羣臣莫及而謙虛敬慎
開懷下士屏絕阿私以身帥物入則盡規出則歸美勒甚重
之每朝常為之正容貌簡辭令呼曰右侯而不敢名江東大

饑詔百官各上封事益州刺史應詹應於陵反姓也詹其姓名應本自周武王後左傳曰邪上疏曰元康以來賤經尚道以玄虛宏放為夷遠

以儒術清儉為鄙俗宜崇獎儒官以新俗化出詹傳漢主曜改國號為趙以單于為祖載曜○三年六月祖述將韓潛與後

趙將桃豹分據陳川故城豹居西臺潛居東臺出入相守四旬述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使數人擔米

息於道豹兵逐之棄擔而走豹兵又飢得米以為述士眾豐飽益懼豹遂宵遁屯東燕城述使潛進屯封丘以逼之述鎮

雍丘數遣兵邀擊後趙兵後趙鎮戍歸述者甚多境土漸蹙七月詔加述鎮西將軍述在軍與將士同甘苦約已務施也

勸課農桑撫納新附雖踈賤者皆結以恩禮自河以南多叛後趙歸于晉述練兵積穀為取河北之計後趙王勒患

之乃下幽州為述脩祖父墓置守冢一家因與述書求通述牙門童建殺新內史周密降于後趙勒斬之送首於述曰叛

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述深德之自是後趙人叛歸述者述皆不納禁諸將不使侵暴後趙之民邊境

之間稍得休息出於本傳論東晉人才祖述最優葉口東晉人才孰為優曰祖述最優胡為乎祖述之最優曰述為

鎮西將軍石勒不敢窺河南且石勒勃敵也當時如邵續如李楚如荀晞如段匹磾之徒皆為勒所併終不能以自存而乃獨有述

於述者何邪王敦父懷逆亂思述不取竊發及述死始得肆其王敦凶狼者也當時如庾亮如周顛如刀協如劉隗之法皆為

所輕至於狂加橫害而乃獨有思於述者又向邪巨外而石勒畏盜而不取加兵是敵國之患以述而得安內而上敦畏述而不取

竊發是朝廷之變因述而遂寢焉呼使述百年而無恙則外而欲國內而朝廷亦可以保百年而無事然則若述者豈非社稷之備國家之寶乎惜夫有臣如此而君不之知後代以非才皇天不之祐遷使之殞命此非天之不祐也天下之小祐晉也可不痛哉

祖述撫
定河南

八月梁州刺史周訪卒訪善於撫納士眾皆為致死知王敦有不臣之心私常切齒敦由是終訪之世未敢為逆帝以甘卓為梁州刺史鎮襄陽後趙王勒使張賓領選初定五品

張寶領選

丁敦怨抑損其權

郭璞以繁刑

改開述卒益元所渾

郭璞知

王敦謀作亂

王敦入寇

後更定九品命公卿及州郡歲舉秀才至孝廉清賢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出石勒載記帝之始鎮江東也王敦與從弟導

同心翼戴帝亦推心任之敦總征討導專機政羣從子弟布列顯要時人為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後敦自恃有功且宗族

彊盛稍益驕恣帝畏而惡之乃引劉隗隗五罪友刁協等以為腹心稍抑損王氏之權導亦漸見疎外導能任真推分澹如此

有識皆稱其善處興廢而敦益懷不平遂構嫌隙出敦本傳四年三月癸亥日中有黑子著作佐郎河東郭璞以帝用刑過差

上疏以為陰陽錯繆繆非切反非錯繆交也皆繁刑所致赦不欲數然數色角反子產知鑄刑書非政之善不得作者須以救弊

故也今之宜赦理亦如之出葉傳○豫州刺史祖逖聞王敦與劉刀構隙將有內難知大功不遂感激發病九月卒於雍丘

豫州士女若喪父母王敦久懷異志聞逖卒益無所憚十月以逖弟約為西平將軍豫州刺史領逖之眾出本傳○永昌元

年春正月郭璞復上疏請因皇孫生下赦令帝從之大赦改元王敦以璞為記室參軍璞善卜筮知敦必為亂已預其禍

甚憂之大將軍掾陳述卒述俞維反璞哭之極哀曰嗣祖焉知非福也馮於度反敦既與朝廷乖離乃羈錄朝士羈居宜反羈廢不收錄也有時

望者置已幕府以羊曼及謝鯤為長史鯤公潭反曼鯤終日酣醉故敦不委以事敦將作亂謂鯤曰劉隗姦邪將危社稷吾欲

除君側之惡何如鯤曰隗誠始禍然城狐社鼠敦怒曰君庸才豈達大體出為豫章太守又留不遣敦遂舉兵於武昌上

疏罪狀劉隗稱隗佞邪讒賊臣輒進軍致討隗首朝懸諸軍夕退昔太甲顛覆厥度幸納伊尹之忠殷道復昌願陛下深

垂三思三蘇暫反語三思而後行則四海乂安社稷永固矣沈充亦起兵於吳興以應敦敦至蕪湖又上表罪狀刁協帝大怒詔曰王

敦憑恃寵靈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親帥六軍以誅大逆有殺敦者封五千戶侯敦恐梁

可忍今親帥六軍以誅大逆有殺敦者封五千戶侯敦恐梁

王導待罪求救於周顛

王導大義滅親

敦讓石頭帝令協隗避禍

敦欲廢太子温嶠稱其孝

州刺史甘卓於後為變遣參軍樂道融往邀之必欲與之俱東道融雖事敦而忿其悖逆乃說卓曰國家遇君至厚今與敦同豈不有負大義生為逆臣死為愚鬼永為宗黨之耻不亦惜乎為君之計莫若偽許應命而馳龍裝武昌士眾聞之必不戰自潰大勳可就矣卓雅不欲從敦聞道融之言遂決曰吾本意也乃與巴東監軍柳純南平太守夏侯承宜都太守譚該等露檄數敦逆狀帥所統致討卓出敦帝徵戴淵劉隗入衛建康隗至與刀協勸帝盡誅王氏帝不許隗始有懼色司空導帥其從弟中領軍邃左衛將軍廙廙羊吏反又羊職反侍中侃彬及諸宗族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周顛將入顛魚導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顛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顛喜飲酒至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之顛不與言頌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既出又上表明導無罪一切至導不之知其恨之帝命還導

朝服召見之導稽首曰逆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執其手曰跣足露也茂弘方寄卿以百里之命是何言邪三月以導為前鋒大都督加戴淵驃騎將軍詔曰導以大義

滅親可以吾為安東時節假之以周顛為尚書左僕射王邃為右僕射敦據石頭歎曰吾不復得為盛德事矣帝命刀協劉隗戴淵帥眾攻石頭刀協劉隗俱敗入宮見帝於太極東除隗也帝執協隗手流涕嗚咽咽一結反勸令避禍協曰臣當守死不敢有貳帝曰今事逼矣安可不行協行為人所殺送首

於敦隗奔後趙官至太子太傅而卒帝令公卿百官詣石頭見敦以敦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敦以太子有勇略為朝野所向欲誣以不孝而廢之大會百官問中庶子温嶠曰王太子以何德稱聲色俱厲嶠曰鈞深致遠盖非淺局所量以禮觀之可謂孝矣眾皆以為信然敦謀遂沮吕猗說

敦曰周顛戴淵皆有高名足以惑眾公不除之恐必有再

王彬與周顛

舉之憂敦然之收顛及淵殺之於石頭南門之外帝使侍中

王彬勞敦彬素與顛善先往哭顛然後見敦敦怪其容慘問

之反懷彬曰向哭伯仁情不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

汝何哀而哭之彬曰伯仁長者赦後加之極刑所以傷惋也

坑烏賈因勃然數敦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圖為不軌禍

及門戶矣辭氣慷慨慷慨反憐聲淚俱下敦大怒王

導在坐為之懼勸彬起謝彬曰脚痛不能拜且此復何謝敦

曰脚痛孰若頸痛彬殊無懼容竟不肯拜王導後料檢中書

故事乃見顛救已之表執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

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敦竟不朝天子而還武昌荆州刺

史王廙承敦自殺承於道中甘卓亦為人所殺傳首於敦敦既

得志暴慢滋甚四方貢獻多入其府將相岳牧皆出其門以沈

充錢鳳為謀主唯二人之言是從所請無不死者識者感知其

將敗焉出本紀論敦不善擇術胡曰王敦之視元帝意甚輕之何也

目擊習熟以為常事使敦回恃逆之心立忠義之節以其資力有事於中

原与李昆祖述李矩被整之徒揭角進取必可以克復舊物迎帝北歸魏

魏之功孰得与亦不此之慮乃甘心為叛臣其亦不善擇術矣且有君而

海慢胡曾之吾獨无臣子將佐部曲平以我事君訓彼事我不亦殆乎端

席棄死无復哀感○祖逖既卒後趙屢寇河南祖約不能禦

退屯壽春後趙遂取陳留梁鄭之間復騷然矣出述傳及石勒載記○

十一月帝憂憤成疾崩司空王導受遺詔輔政帝恭儉有餘

而明斷不足故大業未復而禍乱内興太子即皇帝位

肅宗明皇帝 在位三年 壽二十七

諱紹字道畿元帝長子也幼而聰哲為元帝所寵異立

為皇太子性至孝有文武才畧欽賢愛客雅好文辭當

時名臣自王導庾亮温嶠相彝阮放等咸見親待又習

武藝善撫將士于時東朝濟濟遠近屬心永昌元年十

一月元帝崩太子即位

太寧元年三月王敦謀篡位諷朝廷徵已帝手詔徵之四月

敦移鎮姑熟屯于湖以司空導為司徒敦自領揚州牧敦欲

王導受遺詔輔

西晉書

王彬諫

為逆王彬諫之甚苦敦變色目左右將收之彬正色曰君昔

歲殺兄兄王今又殺弟邪敦乃止以彬為豫章太守出本紀

六月立妃庾氏為皇后以后兄亮為中書監出本紀七月帝

畏王敦之逼欲以郗鑒為外援郗刀飢反姓也拜鑒兖州刺

史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鎮合肥王敦忌之表鑒為尚書令

八月詔徵鑒還道經姑孰敦與之論西朝人士曰樂彥輔短

才耳考其實豈勝蒲武秋邪鑒曰彥輔道韻平淡感懷之廢柔

而能正式武秋失節之士安得擬之敦曰當是時危機交急鑒

曰丈夫當死生以之敦惡其言不復相見又留不遣敦黨皆

勸敦殺之敦不從鑒還臺遂與帝謀討敦出鑒王敦從子允

之方總角總作孔反敦愛其聰敏言常以自隨敦常夜飲允之

辭醉先卧敦與錢鳳謀為逆允之悉聞其言即於卧處大吐

衣面並汚通鳥故反鳳出敦果照視見允之卧於吐中不復

疑之會其父舒拜廷尉允之求歸省父悉以敦鳳之謀白舒

舒與王導俱歿帝陰為之備敦欲彊其宗族陵弱帝室十一

月徙王含為征東將軍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王舒為荊州

刺史監荊州河南諸軍事王彬為江州刺史出敦及二年五

月王敦疾甚矯詔拜王應應敦兄含子敦無子以應為武衛

將軍以自副以王含為驃騎大將軍錢鳳謂敦曰脫有不諱

便當以後事付應邪敦曰非常之事非常人所能為且應年

少豈堪大事我死之後莫若釋兵散眾歸身朝廷保全門戶

上計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中計也及吾尚存悉

眾而下萬一僥倖下計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

遂與沈充定謀俟敦死即作亂初帝親任中書令温嶠敦惡

之請嶠為左司馬嶠乃繆為勤敬綜其府事綜子宋反深結

錢鳳為之聲譽母曰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藻鑑之名鳳

甚悅深與嶠結好會丹陽尹缺敦問嶠誰可者嶠曰愚謂無

數與蘇

朝人士

郗鑒

王敦

數與蘇

朝人士

郗鑒

王敦

數與蘇

朝人士

郗鑒

王敦

數與蘇

朝人士

郗鑒

王敦

數與蘇

朝人士

郗鑒

王敦

數與蘇

朝人士

郗鑒

王敦

數與蘇

朝人士

郗鑒

數與蘇

朝人士

郗鑒

王敦

數與蘇

朝人士

郗鑒

王敦

數與蘇

朝人士

郗鑒

王敦

數與蘇

朝人士

郗鑒

王敦

數與蘇

朝人士

郗鑒

王敦

數與蘇

朝人士

郗鑒

王敦

數與蘇

朝人士

郗鑒

溫嶠
亮
討敦之
謀

敦殺
郭璞

王敦卒

斬王敦

陶侃不
許參居
發事

告帝請先為之備又與庾亮共畫討敦之謀敦聞之大怒曰
吾乃為小物所欺與司徒導書曰大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
當募勞人生致之自拔其舌傷其舌也帝將討敦以問光祿勳應

詹應於陵反姓也詹勸成之帝意遂決加司徒導大都督領
揚州刺史以溫嶠守石頭應詹都督前鋒郗鑒都督從

駕諸軍事從其用反庾亮領左衛將軍下壺行中軍將軍壺

本帝屯于中堂司徒導聞敦疾篤帥子弟為敦發哀眾以為
敦信死咸有奮志於是尚書騰詔下敦府列敦罪惡敦見詔

甚怒而病轉篤不能自將將舉兵伐京師使記室郭璞筮之
璞曰無成敦素疑璞助溫嶠庾亮及聞卦凶乃問璞曰卿更

筮吾壽幾何璞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父若住武昌壽
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乃收璞斬

之以王含為元帥以誅姦臣溫嶠等為名水陸五萬奄至江
寧南岸帝帥諸軍出屯南皇堂夜募壯士遣將軍段秀等帥

甲卒千人渡水掩其未備斗巨單方走步一
將何康敦聞含敗大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世事去矣我

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乏復卧敦尋卒應秘不發喪裏尸以
席蠟塗其外埋於聽事中王含奔荊州王舒遣軍迎之沈含

父子於江沈含也錢鳳走至闔廬洲尋陽太守周光斬之
詣闕自贖沈充走失道誤入故將吳儒家儒殺之傳首建康

敦黨悉平有司發王敦瘞出尸焚其衣冠跽而斬之應於理
也郗鑒言於帝曰前朝誅楊駿等皆先極官刑後聽私殞臣

以為王誅加於上私義行於下宜聽敦家收葬於義為弘帝
許之司徒導等皆以討敦功受封賞鳳嶠等傳○三年三月

都尉魯潛以許昌叛降于後趙出石勒五月以陶侃為征西大
將軍都督荆湘雍梁四州諸軍事荊州刺史荆州士女相慶

侃性聰敏恭勤終日斂膝危坐軍府眾事檢攝無遺未嘗少
閑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眾人當惜分陰文反

授酒博之具

陶侃綜理政務

王導等受遺詔輔太子

太子即位召樂謀更始

之分豈可但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

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罌捕博之具博溲胡反

博溲各反博塞也老子入胡作悉投之於江將吏則加鞭扑曰樗蒲者牧猪

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益實用君子當正其威

儀何有蓬頭跣足自謂宏達邪蓬溲紅反髮亂如蓬草有奉

饋者必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參倍若非理

得之則切厲訶辱還其所饋嘗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

問用此何為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佃

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是以百姓勤於農作家給人足嘗造

船其木屑竹頭侃皆令籍而掌之人咸不解所以後正會積

雪初晴聽事前餘雪猶濕乃以木屑布地及相温伐蜀又以

侃所貯竹頭作丁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侃七月帝寢

疾引太宰西陽王秉司徒道守尚書令下壺車騎將軍郗鑒護軍

將軍庾亮領軍將軍陸曄曄丹陽丹陽尹温嶠並受遺詔輔太

子帝尋崩帝明敏有機斷故能以弱制彊誅翦逆臣克復大

業細本太子即皇帝位生五年矣羣臣以帝幼冲奏請太

后臨朝稱制以司徒導錄尚書事與中書令庾亮尚書令下

壺矣輔朝政然事之大要皆決於亮召廣樂之子讓為郡中

正庾珉族人怡為廷尉評謨怡各稱父命不就下壺奏曰人

無非父而生職無非事而立有父必有命居職必有悔有家

各私其子則為王者無民君臣之道廢矣樂廣庾珉受寵聖

世身非已有况及後嗣而可專哉所居之職若順夫羣心則

戰成者之父母皆當命子以不處也謨怡不得已各就職本

考異曰元帝大興二年蒲洪降趙二十國晉春秋以隆劉曜在太

興元年按元年曜未都長安晉書洪載記無年但六曜借号長安

洪歸曜故置此年明帝大興元年四月王敦後鎮姑孰屯于胡

晉春秋及後魏書皆晉傳六中並無胡晉書明帝紀云敦下屯于胡

今從之○周光斬錢鳳晉春秋云載淵弟良斬鳳公從敦傳○三

後魏書云得歸志拔其載記作蕭燕書晉紀作歸依推今從之

四以石瞻攻兖州於檀斌按帝紀作石良載記依瞻今從之

入注附音司馬温公資治通鑑卷之二十九

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之四十

晉紀

顯宗成皇帝上

在位十七年

壽二十二

諱衍字世根明帝長子也太寧三年八月即位

慕主肅
比寺

咸和元年六月劉遐卒以郗鑒領徐州刺史郭默為北中郎
將監淮北諸軍事領遐部曲司徒導稱疾不朝而私送郗鑒
十壺奏導虧法從私無大臣之節請免官雖事寢不行奉朝
憚之壺儉素廉潔裁斷切直當官幹實性不弘裕不肯苟同
時好故為諸名士所少阮孚謂之曰卿嘗无閑泰如含瓦石
不亦勞乎壺曰諸君子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
壺而誰時貴遊子弟多慕主澄謝鯤為放達壺厲色於朝曰
悖礼傷教罪莫大焉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奏推之王導庾
亮不聽乃止出壺傳曰論王導不能正頽俗揚曰晉室南遷制
輕桃王登曠道競相相習以為高遠十壺厲色於朝曰帝休流後
社稷傾瀉職茲浮為致此隳敗而猶欲崇慕虛誕汗盡時風奏請

寬以寬
和得寬
亮以任
法夫人

蘇峻控
朝年

石崇立
秀去試
經之制

鞠之以正頽俗王導庾亮抑之而止噫西晉之亂百代所悲移郗
江左是紫源端本之日也且翼馬駕為崇弱此譚攝諸敗績踵
其覆轍以此創立朝綱基立七業何異登膠肌而况巨浸操朽索
以馭奔駒乎設或行十壺之奏抑黜浮為登進身實維持紀綱則
晉祚亦未可量也王敦作逆蘇峻繼亂余以為晉之亂不自敦峻而給於導亮七月初王導輔政以
寬和得眾及庾亮用事任法裁物頗失人心豫州刺史祖約
自以名輩不豫顧命又望開府復不得遂懷怨望及遺詔褒
進大臣又不及約與陶侃二人皆疑庾亮刪之歷陽內史蘇
峻有功於國威望漸著有銳卒萬人器械甚精朝廷以江外
寄之而峻頗懷驕溢有輕朝廷之志亮既疑峻約又畏侃之
得眾八月以丹陽尹溫嶠為都督江州諸軍事鎮武昌尚書
僕射王舒為會稽內史以廣聲援又修石頭以備之丹楊尹
阮孚以太后臨朝政出舅族謂所親曰今江東創業尚淺主
幼時艱庾亮年少德信未孚以吾觀之亂將作矣遂求出為
廣州刺史山亮峻○十二月後趙王勣以王波為記室參軍
典定九流始立秀孝試經之制石勒○二年十月庾亮以

蘇峻
正之不

陶回請
以拒峻

陶回請
伏兵擊

蘇峻將
郡城

蘇峻在歷陽終為禍亂欲下詔徵之訪於司徒導導曰峻猜險必不奉詔不若且包容之下壺温嶠累書上亮奉朝以為不可亮皆不聽於是下優詔徵峻為大司農峻上表乞補青州界一荒郡而不見許事勢如此恐无生路不如勒兵自守峻遂不應命温嶠聞之即欲帥眾下衛建康亮不聽而報嶠書曰吾憂西陲過於歷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峻知祖約怨朝廷乃遣使推崇約請共討使亮約大喜以兵會峻詔復以下壺為尚書令領右衛將軍尚書左丞孔坦司徒司馬陶回言於王導請及峻未至急斷阜陵守江西當利諸口彼少我眾一戰決矣若峻未來可往逼其城今不先往峻必先至峻至則人心危駭難與戰矣導然之使亮不從十二月峻使其將韓晃等襲陷姑孰取塩米亮方悔之。三年正月温嶠入救建康軍于尋陽丁未蘇峻帥眾二萬人濟自橫江二月庚戌

卷四十一

各九

峻至蔣陵覆舟山蔣即陶回謂使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楊南道步來宜伏兵邀之可一戰擒也亮不從峻果自小丹楊來迷失道夜行无復部分亮聞乃悔之峻攻青溪柵下壺帥諸軍拒擊不能禁峻因風縱火燒臺省及諸營寺署使亮帥眾將陳于宜陽門内未及成列士眾皆棄甲走亮与弟懌條翼及郭默俱奔尋陽峻兵入臺城司徒導謂侍中褚裒曰褚裒名所甲反又山嶺其至尊當御正殿裒即抱帝登大極前殿導及光祿大夫陸曄荀崧尚書張閭閭反共登御床擁衛帝峻兵既入叱褚裒令下裒正立不動呵之曰蘇冠軍來觀至尊軍人豈得侵逼由是峻兵不敢上殿突入後宮宮人及太后左右侍人皆見掠奪峻稱詔大赦惟庾亮兄弟不在原例以王導有德望猶使以本官居已之右祖約為侍中太尉尚書令峻自為驃騎將軍錄尚書事温嶠聞建康不守號慟人有候之者悲哭相對使亮至尋陽宣太后

范汪言
常以戒
賊為忌

范汪言
峻政令
不壹貪
暴縱橫

易弱

温嶠
陶侃同

赴國難

詔以嶠為驃騎將軍又加徐州刺史郗鑒司空嶠曰今日當
以滅賊為急未有功而先拜官將何以示天下遂不受嶠素
重亮亮銜奔敗嶠俞推奉之分兵給亮出嶠傳。三月庾太
后以憂崩 四月庾亮温嶠將起兵討蘇峻范汪至尋陽言
峻政令不壹貪暴縱橫子用反曠戶子孟 滅亡已兆雖疆易
弱朝廷有倒懸之急宜時進討嶠深納之乃遣督護王愨期
詣荊州邀陶侃與之同赴國難侃猶以不預顧命為恨愨期
謂侃曰蘇峻豺狼也如得遂志四海雖廣公寧有容足之地
乎侃深感悟即戎服登舟晝夜兼道而進温嶠有眾七千灑
泣登舟郗鑒在廣陵城孤糧少逼近胡寇人無固志得詔書
即流涕誓眾入赴國難將士爭奮嶠等同趣建康戎卒四萬
旌旗七百餘里鉦鼓之聲臨諸孟 震於遠近蘇峻聞西方兵
起逼遷帝於石頭司徒導固爭不從帝哀泣升車初蘇峻遣
尚書張闡權督東軍司徒導密令以太后詔諭三吳吏士使

至建
本賊賊

起義兵救天子會稽內史王舒以庾冰將兵一萬西渡浙江
於是吳興太守虞潭吳國內史蔡謨前義興太守顧眾等皆
舉兵應之蘇峻聞東方兵起遣其將管商等拒之虞潭等與
戰互有勝負未能得前陶侃温嶠軍于茄子浦嶠以南兵習
水蘇峻兵便步今將士有上岸者死會峻送米萬斛饋祖約
約遣司馬相撫等迎之毛寶帥千人為嶠前鋒告其眾曰兵
法軍令有所不從豈可視賊可擊不上岸擊之邪乃擅往襲
撫悉獲其米斬獲萬計約由是飢乏嶠表寶為廬江太守諸
軍初至石頭即欲決戰陶侃曰賊眾方盛難與爭鋒當以歲
月智計破之既而屢戰無功監軍部將李根請築白石壘侃
從之使庾亮以二千人守白石峻帥步騎萬餘四面攻之不
克侃令郗鑒與後將軍郭默遠據京口立大業曲阿凌亭三
壘以分峻之兵執樓閣承反又王升丑操 陶侃温嶠等與蘇
峻久相持不決峻分遣諸將東西攻掠所嚮多捷人情恟懼

嶠軍食盡貸於陶侃貸他代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良將
 及兵食惟欲得老僕為主耳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若復無
 食僕便欲西歸更思良策徐來珍賊不為晚也嶠曰此師克
 在和古之善教也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拔官渡以寡敵眾
 杖義故也今之事執義無旋踵譬如騎虎安可中下哉公若
 違眾獨返人心必沮沮眾敗事義旗將回指於公矣毛寶
 李陽皆說之侃乃分米五萬石以餉嶠軍餉去亮反饋也亦作饋毛
 寶燒峻句容湖孰積聚峻軍乏食侃遂留不去張健韓晃等
 急攻大業壘陶侃將救之長史殷羨曰吾兵不習步戰救大
 業而不捷則大事去矣不如急攻石頭則大業自解侃從之
 侃督水軍向石頭庾亮溫嶠趙胤帥步兵萬人從白石南上
 欲挑戰侃從子反適嶠峻將八千人逆戰遣其子碩及其將
 匡孝分兵先薄趙胤軍敗之峻方勞其將士鬪即也反乘醉
 望見胤走曰孝能破賊我更不如邪因舍其眾與數騎北下
 突陳不得入將回趨白木陂馬躓陂則反陷也侃部將彭世李
 千等投之以矛峻墜馬斬首鬪割之林其骨鬪力充反肉鬪三軍皆
 稱萬歲餘眾大潰峻司馬任護等共立峻弟逸為王閉城自
 守趙胤遣將擊祖約于歷陽約奔後趙其將牽騰帥眾出降
 出橋侃及峻傳○十一月後趙王勒欲自將救洛陽召徐光而謂之
 曰劉曜乘一戰之勝圍守洛陽庸人之情皆謂其鋒不可當
 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師老卒怠以我初銳擊之
 可一戰而擒也若洛陽不守曜必送死冀州自河以北席卷
 而來吾事去矣程遐等不欲吾行卿以為何如對曰劉曜乘
 高候之執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為可知也以
 大王威畧臨之彼必望旗奔敗平定天下在今一舉勒笑曰
 光言是也乃命石堪石聰桃豹等各統見眾圓胡旬反據會
 榮陽十二月後趙諸軍集于成臯勒見趙無守兵大喜舉手
 拍天復加額曰天也卷甲銜枚詭道兼行斷音成枚狀如著
 旗成之結於頃止

七

通鑑四十一

四

將安年
知使
請降

王
都

平蘇
峻論
功

溫嶠
遷

言語謹置欲令敵
出千輩些言之間曜少而嗜酒末年尤其將

戰飲酒數斗至西陽門揮陳就平石堪因而乘之趙兵大潰

曜昏醉退走馬陷石渠墜于冰上被創十餘通中者三為堪

所執勒遂大破趙兵斬首五萬餘級曜瘡甚載以馬輿至襄

國勒使曜與其太子熙書諭令速降曜但救熙與諸大臣臣

維社稷勿以吾易意也勒見而惡之乃殺曜出曜載記○四年

正月趙太子熙聞趙主曜被擒大懼遂帥百官奔上邽音

水邑屬秦州古邽或地諸征鎮亦皆棄所守從之關中大亂將軍蔣英

辛恕據長安遣使降于後趙出曜載記○二月諸軍攻石頭建威

長史滕含擊蘇逸大破之西軍獲逸斬之滕含部將曹據抱

帝奔溫嶠船羣臣見帝頓首號泣請罪司徒導入石頭令取

故節陶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斬色是時宮闕灰燼

燼餘刃反以建平園為宮溫嶠欲遷都豫章二吳之豪請都

會稽二論紛紜未決司徒導曰孫仲謀劉玄德俱言建康王

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移都苟務本節用何憂彫弊

若曲心事不修則樂土為墟矣樂音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

旦示弱竄於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羣

情自安由是不復徙都以褚裒為丹陽尹時兵火之後民物

彫殘裒收集散亡京邑遂安出嶠導等傳論都建業為是謂曰

必據要津關方來之會故自古都于北者未有不跨越河華而都

于南者未有不經營建康建康北限淮泗東連吳西通荆蜀利

尺南海水舟陸車道里適均山川形勝真一都會劉玄德周流天

下亦言建康王者之宅故六朝作邑堅守不動龜大變屢起而根

本常有王導之於東晉首引眾才布之中外又定大議不片于都

茲其為元功之首故溫平南豫章之討勞矣三吳豪傑請都會稽

何異蚊蛙跨時缺○三月論平蘇峻功以陶侃為侍中太尉

郗鑒為侍中司空溫嶠為驃騎將軍自餘賜爵侯伯子男者

甚眾出本○陶侃以江陵偏遠移鎮巴陵朝議欲留溫嶠輔

政嶠以王導先帝所任固辭還藩又以京邑荒殘資用不給

乃留資蓄具器用而後旋于武昌帝之出石頭也庾亮見帝

稽顙哽咽哽古杏反咽一結詔亮與大臣俱升御座明日亮

亮請
更鎮
罪詔
荒湖

王導
省下
敦願
罪望之

下能正
典刑

公虎大
破趙兵

郭默殺
劉胤

陶侃責
導以默
為刺史

石勒僭
號

復泥首謝罪乞骸骨欲闔門投竄山海帝手詔慰諭亮上疏
自陳祖約蘇峻縱肆凶逆罪由臣發寸斬屠戮不足以謝七
廟之靈塞四海之責陛下雖垂寬宥全其首領猶宜棄之任
其自存自沒則天下粗知勸戒之綱矣優詔不許亮又欲遁
逃山海詔有司錄奪舟船亮乃求外鎮自效出為豫州刺史
領宣城内史鎮蕪湖荒音无州揚邑屬揚州出亮傳○陶侃温嶠之討蘇峻
也移檄征鎮使各引兵入援湘州刺史卞敦擁兵不赴又不
給軍糧及峻平陶侃奏敦阻軍顧望不赴國難請檻車收付
廷尉檻車王導以喪亂之後宜加寬宥轉敦廣州刺史
病不赴徵為光祿大夫領少府敦憂愧而卒追贈本官加散
騎常侍諡曰敬出本傳

臣光曰庾亮以外戚輔政首發禍機國破君危竄身苟免
卞敦位列方鎮兵糧俱足朝廷顛覆坐觀勝負人臣之罪
孰大於此既不能明正典刑又以寵祿報之晉室無政亦
可知矣任是責者豈非王導乎

四月始安忠武公温嶠卒詔以劉胤為江州刺史陶侃郗鑒
皆言胤非方伯才司徒導不從出本傳九月後趙中山公虎

大破趙兵於義渠乘勝追擊執趙太子熙劉曜之子及其將王公
卿校以下二千餘人皆殺之秦隴悉平出曜載記江州刺史劉

胤矜豪日甚專務商販殖財百萬縱酒耽樂不恤政事十二
月詔徵後將軍郭默為古軍將軍默將赴召求資於胤胤不

與默由是怨胤襲斬之傳胤首于京師胤傳○五年正月司
徒導以郭默驍勇難制乃大赦梟胤首於大航梟堅堯友出首于木

以默為江州刺史太尉侃聞之投袂起曰郭默貪暴以大難
新除禁網寬簡欲因際會騁其縱橫耳發使上表言狀請討

之且與導書曰郭默殺方州即用為方州害宰相便為宰相
乎導乃收胤首豫州刺史庾亮亦請討默詔加亮征討都督
帥步騎二萬往與胤會胤傳二月後趙群臣請後趙王勒即

郭默欲南

石勒不
求賢之
器

石勒不
效孟得
仲達

石勒謂
六國

桓宣鎮
襄陽人
謂亞祖
繼周訪

皇帝位勒乃稱大趙天王行皇帝事程遐言於勒曰天下粗
定當顯明逆順故漢高祖赦季布斬丁公今祖約猶存臣竊
惑之勒乃收約并其親屬悉誅之約叛奔石勒
出勒載記。郭默欲南

據豫章會太尉侃兵至默出戰不利入城固守聚米為壘以
示有餘侃築七山臨之三月庾亮諸軍大集五月默將宋侯

縛默父子出降侃斬默傳首建康侃因移鎮武昌出默
傳。趙

羣臣固請正尊號九月趙王勒即皇帝位出勒
記。六年趙王

勒如鄴將營新宮延尉續咸苦諫勒怒欲斬之中書令徐光

曰咸言不可用亦當容之奈何一旦以直言斬列卿乎勒歎
曰為人君不得自專如是乎匹夫家貲滿百匹猶欲市宅况

富有四海乎此宮終當營之且敕停作以成吾直臣之氣因
賜咸絹百匹稻百斛又詔公卿以下歲舉賢良方正仍令舉

人得更相薦引以廣求賢之路出石
勒記。冬蒸祭太廟詔歸朕於司

徒導。七年正月趙主勒大饗群臣謂徐光曰朕可方自古何
等主對曰陛下神武謀畧過於漢高後世无可比者勒笑曰

人豈不自知卿言太過朕若遇漢高祖當北面事之与韓彭
比有若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宜

礪礪落落礪音猥反
亦作落。如日月皎然終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
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群臣皆頓首稱萬歲勒雖

不學好使諸生讀書而聽之時以其意論古人之得失聞者莫
不悅服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酈音歷
食其音其奇勸立六國

後驚曰此法當失何以遂得天下及聞留侯諫乃曰賴有此
耳出石勒載記論石勒不如高光
胡曰石出龍謂人豈不自知

信矣而未始知人之不易也光武之於漢高猶武王之於文王
也勒謂遇漢高即与韓彭比有遇光武則當並驅中原是以光武
為韓彭之流豈知光武者哉漢高開四百其業身後之應付之
保徐光乃謂神武謀畧過於漢高主有後心臣進諫豈其不能長
宜哉秋趙郭敬南掠江西太尉侃遣南中郎將桓宣乘虛攻
樊城悉俘其衆竟陵太守李陽攻新野拔之敬懼遁去宣陽遂
拔襄陽宜鎮襄陽宣招懷初附簡刑罰略威儀勸課農桑

或載鉏耒於輶軒

未嘗對天未耕由木親帥民芸獲除音云

機也獲黃郭

在襄陽十餘年趙人再攻之宣以寡弱拒守趙

人不能勝時人以為亞於祖逖周訪出石勒○八年七月趙

主勒卒太子弘即位夜以勒喪潛瘞山谷莫知其處備儀衛

虛葬于高平陵謚曰明帝廟號高祖出同八月趙主弘以中

山王虎為丞相魏王加九錫總攝百揆勒文武舊臣皆補散

任虎之府察親黨悉署臺省要職○九年長沙相公陶侃晚

年深以滿盈自懼不預朝權屢欲告老歸國佐吏等苦留之

六月侃疾篤上表遜位遺左長史殷羨奉送所假節八州刺

史印以後事付右司馬王愨期就船將歸長沙薨於樊谿侃

在軍四十一年明毅善斷識察纖密人不能欺自南陵迄于

白帝數千里中路不拾遺及薨尚書梅陶與親人曹識書曰

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

也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相得法外意安觀之從子也公

侃傳 成主雄卒太子班即位其弟安東將軍期謀作亂

因班夜哭弒之於殯宮期即皇帝位謚雄曰武皇帝廟號太

宗期後為漢子壽所弒壽即○加庾亮征西將軍假節都督

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諸軍事鎮武昌亮辟殷浩為記室參軍

浩與豫章太守褚裒裒昌与反姓也州楊承杜乂皆以識度

清遠善談老易擅名江東而浩尤為風流所宗相彘嘗謂裒

曰季野有皮裏春秋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褒貶也謝安曰

裒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矣出褚裒○咸康元年正月

庚午朔帝加元服大赦改元出本○司徒導以羸疾不堪

朝會三月帝幸其府與群臣宴于內臺拜導并拜其妻曹

氏侍中孔坦密表切諫以為帝初加元服動宜顧禮帝從

之坦又以帝委政於導從容言曰容上恭反陛下春秋已

長聖敬日躋宜博納朝臣諮諏善道器通作咨謀事曰咨

導聞而惡之出坦為廷尉坦不得意以疾去職丹楊尹桓

陶侃

用法

諸裒皮裏春秋

帝幸其妻

榮感守
南斗轉
致遜位

道謂主
授不疑

鼎主奉

孔坦將
然黃庚
米流弟

老懷清
又太季

庚亮欲
廢主尊
蓋不聽

景為人諂巧導親愛之會榮感守南斗經旬淡音營感胡因反星名南方正

夏視禮傷導謂領軍將軍陶回曰斗揚州之分吾當遜位以失則謂出厭天譴雅曰厭鎮也回曰公以明德作輔而與桓景造膝使

榮感何以退舍導深愧之出導導辟太原王濛為掾王述反為中兵屬濛不脩小廉而以清約見稱與沛國劉惔反又

勝齊名友善惔常稱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曰劉君知我勝我自知當時稱風流者以惔濛為首述性沈靜每坐客辨

論議起如蠶之起而述處之恬如也年三十尚未知名人謂言其衆也之癡導以門地辟之既見唯問江東米價述張目不荅導曰

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嘗見導每發言一坐莫不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出述濛。九月

趙王虎遷都于鄴魏都之邑初趙主勒以天竺僧佛圖澄豫言成敗數有驗故事之及虎即位奉之尤謹國人化之率多事佛出石勒。二年二月帝備六禮逆故當陽侯杜乂女

陵陽為皇后出本。六月前廷尉孔坦卒坦疾篤庾冰省之流涕坦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以濟國安民之術乃為兒

女子相泣邪冰深謝之出坦。三年正月國子祭酒袁瓌太常馮懷以江左寢安請興學校帝從之立太學徵集生徒而

士大夫習尚老莊儒術終不振出懷。四年五月以司徒導為太傅都督中外諸軍事都鑿為太尉庾亮為司空六月

以導為丞相導性寬厚委任諸將趙胤賈寧等多不奉法大臣患之庾亮與郗鑒戡曰人主春秋既盛宜復子明辟不稽

首歸政甫居師傅之尊多養無賴之士公與下官並荷託付之重大茲不掃何以見先帝於地下乎欲共起兵廢導鑒不

聽或勸導密為之備導曰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孫盛密諫亮曰王公常有世外之懷豈肯為凡人事耶此

必佞邪之徒欲間內外耳亮乃止是時亮雖居外鎮而遙執朝廷之權既據上流擁強兵趣執者多歸之導內不能平常

李充著

王導輔

衣不重帛

王導

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汚人

汚烏故反穢也論

王導固有所失然度見安得而發之王敗稱兵非導生靈受其禍

相欲詔教君德內外一無瑕乃可責人亮安得而發導所講讀乃

外豈優可廢然一聞其說即起角巾還第之與以此一事觀王

實之徒又何益於上德詳亮行事无一可稱導以李充為丞

相掾反官屬充以時俗崇尚浮虛乃著學箴箴說也以為

老子云絕仁棄義民復孝慈豈仁義之道絕然後孝慈乃生

哉蓋患乎指仁義者寡而利仁義者衆將寄責於聖人而遣

累乎陳迹也凡又見形者衆及道者鮮迹逾遠故作學箴

以祛其蔽然反曰名之攸彰道之攸廢乃損所隆乃崇所替

非仁無以長物非義無以齊恥仁義固不可遠去其害仁義

者而已出導亮。十月光祿勳顏含以老遜位論者以王導

帝之師傅名位隆重百僚宜為降禮太常馮懷以問含含曰

王公雖貴重理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

不識時務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

於我我豈有邪德乎郭璞嘗遇舍欲為之筮舍曰年在天位

在人脩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

命無勞著龜龜者式之反高屬致仕二十餘年年九十三而

卒出本。五年七月始興文獻公王導薨導守簡素寡欲善

因事就功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輔相三世倉無儲穀

衣不重帛初導與庾亮共薦丹陽尹何充於帝請以為已副

由是加吏部尚書及導薨徵庾亮為丞相亮固辭乃以充為

護軍將軍亮弟冰為中書監冰既當重任經綸時務不捨晝

夜賓禮朝賢升擢後進由是朝野翕稱之以為賢相初王導

輔政每從寬恕冰頗任威刑丹陽尹殷黜諫之冰曰前相之

賢猶不堪其弘况如吾者哉范汪謂冰曰頃天文錯度足下

宜盡消禦之道冰曰玄象豈吾所測正當勤盡人事耳又隱

實尸口料出無名萬餘人以充軍實冰好為糾察近於繁細

趙主言
良臣如
猛虎

更翼我
政政明

更翼與
後鎮

上流地
元

何充請
父子相
傳

帝在何
陰委政
康冰何

後益矯違復存寬縱疎密自由律令无用矣山傳。八月復

改丞相為司徒本。趙主虎患貴戚豪族乃摧毀中御史

李巨為御史中丞特加親任中外肅然虎曰朕聞良臣如猛

虎高步曠野而豺狼避路信哉龍載記。六年正月都亭侯

庾亮薨以南郡太守庾翼為都督江荆司雍梁益六州諸軍

事代亮鎮武昌時人疑翼年少不能繼其兄翼悉心為治戎

政嚴明數年之間公私充實人皆稱其才本。七年漢主

壽以其太子執領大將軍錄尚書事初成王雄以儉約寬惠

得蜀人心及壽大脩宮室治器玩人有小過輒殺以立威民

疲於賦役吁嗟滿道思亂者衆矣山李雄。八年三月庾

翼在武昌數有妖怪欲移鎮樂鄉征虜長史王述與庾冰

牋曰樂鄉去武昌千有餘里數萬之衆一日移徙興立城

壁公私勞擾且武昌實江東鎮戍之中非但扞禦上流而已

緩急赴告駭奔不難若移樂鄉遠在西陲一朝江渚有虞不

相接救方嶽重將固當居要害之地為內外形勢使關親之

心關關維反關谷不知所向昔秦忌亡胡之讖卒為劉項之

資周惡厭弧之謠而成寔妙之亂歷烏筆反弧音胡史記周

實亡周國韋昭曰厭弧是以前也寔妙周幽王之治是以達人君子直道而行禳避之道

皆所不取正當擇人事之勝理思社稷之長計耳朝議亦以

為然翼乃止本。五月帝不豫帝二子丕奕皆狂強裸紀

疎為它人所間每說帝以國有彊敵宜立長君請以母弟琅

邪王岳為嗣帝許之中書令何充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易

之者鮮不致亂故武王不授聖弟非不愛也今琅邪踐阼將

如孺子何冰不聽下詔以岳為嗣六月帝崩帝幼冲嗣位不

親庶政及長頗有勤儉之德出冰琅邪王即皇帝位封成子

丕為琅邪王奕為東海王康帝亮陰不言委政於庾冰何充

既葬帝臨軒冰充侍坐帝曰朕嗣洪業二君之力也充曰陛

下龍飛臣永之力也若如臣議不覲升平之世帝有慙色本
傳十二月立妃褚氏為皇后徵豫章太守褚裒為侍中尚書
褚裒與反姓也裒自以後父不願居中任事苦求外出乃除
裒其名滿侯反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半洲出本傳

考異曰成帝咸和五年九月趙王勣即帝位載記云自襄國都臨
漳即燕也按建平二年四月勣如燕議營新宮三年勣如
燕臨石虎第勣疾虎詠召石虎還燕國至虎
建武元年九月始遷燕是勣未嘗都燕也

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之四十

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之四十一

晉紀

康皇帝

在位二年

壽二十三

諱岳字世同成帝母弟也初封琅邪王成帝不豫立以為嗣成康八年五月成帝崩琅邪王即位

康
一馬
相溫有
英雄之
才

建元元年二月庾翼為人慷慨慷慨口義反喜功名不尚浮華琅邪內史相溫尚南康公主豪爽有風槩翼與之友善相期以寧濟海內翼嘗薦溫於成帝曰相溫有英雄之才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壻畜之宜委以方邵之任必有弘濟艱難之勳時杜乂殷浩並才名冠世翼獨弗之重也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徐議其任耳浩累辭徵辟居墓所幾將十年時人擬之管葛江夏相謝尚長山令王濛濛反常伺其出處以上江左興亡常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既返相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尚鯤之子也翼請浩為

其豪彊為
民之毒

褚后稱
制

司馬浩不雁翼遺浩書曰王夷甫立名非真雖云談道實長華競明德君子遇會處際寧可然乎浩猶不起殷羨為長沙相在郡貪殘庾冰與翼書屬之翼報曰殷君驕豪亦似由有佳兄弟故小令物情容之犬較江東之政以嫗煦豪彊常為民蠹時有行法輒施之寒劣如往年偷石頭倉米一百萬斛皆是豪將輩而直殺倉督監以塞責山遐為餘姚長為官出豪彊所藏二千戶而輟驅之令遐不得安席雖皆前宰之僭僭謬謬呼呼比比又又昏昏幽幽也也江東事去實此之由兄弟不幸橫陷此中反性也自不能拔足於風塵之外當共明目而治之荆州所統二十餘郡唯長沙最惡醜不黜與殺督監者復何異邪出翼等二年八月帝疾篤庾冰庾翼欲立會稽王昱為嗣傳中書監何充建議立皇子聃帝從之九月帝崩太子即位時方二歲太后褚氏臨朝稱制何充加侍中錄尚書事出

孝宗穆皇帝

在位十七年

壽十九

諱聃字彭祖康帝太子也建元二年九月即位

封裕諫
燕王收
什八之
說

永和元年正月燕王慕容皝皝胡反以牛假貧民使佃苑中稅其什之八自有牛者稅其七記室參軍封裕上書諫以為古者什一而稅天下之中正也降及魏晉仁政衰薄假官田官牛者不過稅其什六自有牛者中分之猶不取其七八也自永嘉以來海內蕩析武宣王綏之以德華夷之民萬里輻湊輻音福車輻也湊本作輻十族反共載也輻負而歸之者若赤子之歸父母是以戶口十倍於舊無田者十有三四及殿下繼統南摧強趙東兼高句麗北取宇文拓地二千里增民十万户是宜悉罷苑囿以富新民無牛者官賜之牛不當更收重稅也川瀆溝渠有廢塞者皆應通利旱則灌溉潦則疏泄一夫不耕或受之飢沉游食數万何以得家給人足乎今官司猥多虛費慮緣緣生三年無成徒塞英雋之路雋子峻反皆當歸之於農殿

下聖德寬明博採芻蕘芻蕘

芻蕘芻蕘芻蕘芻蕘芻蕘

參軍王憲大夫劉

明並以言事忤旨忤五故反逆也

忤五故反逆也

免官禁錮夫求諫諍而罪直言是

猶適越而北行必不獲其所志矣右長史宋該等阿媚苟容

輕劾諫士劾胡得反

劾胡得反

已無骨鯁鯁古杏反骨鯁四支故君

有之掩蔽耳目不忠之甚者也鯁古杏反骨鯁四支故君既乃下令解覽封記室之諫

孤實懼焉因以民為本民以穀為命可悉罷苑囿以給民之

無田者實負者官與之牛力有餘願得官牛者並依魏晉旧

法溝瀆果有益者令以時修治今戎事方興勳伐既多官未

可減俟中原平壹徐更議之工商孳生皆當裁擇夫人臣開

言於人主至難也雖有狂妄當擇其善者而從之王憲劉明

雖罪應廢黜亦由孤之無大量也可悉復本官仍居諫司封

生蹇蹇蹇力華反蹇非也易曰

蹇力華反蹇非也易曰

深得王臣之體其賜錢五万

宣示内外有欲陳孤過者不拘貴賤勿有所諱蹇雅好文李

常親臨庠序講授考校李徒至千餘人頗有妄濫者故封裕

燕王
美諫臣

常親臨庠序講授考校李徒至千餘人頗有妄濫者故封裕

及之出載。以會稽王昱為撫軍大將軍錄尚書六條事昱

清虛寡欲尤善玄言帝以劉浚王濛浚徒甘反濛徒監反及潁川韓伯

為談客又辟郝超為撫軍掾掾官屬謝萬為從事中郎超鑒

之孫也少卓犖不羈羈力角反父愔簡默冲退而嗇於財積

錢至數千萬嘗開庫任超所取超散施親故一日都盡萬安

之弟也清曠秀邁亦有時名出山留紹。八月都亭肅侯庾翼

立朝議皆以諸庾世在西藩人情所安宜依翼所請以庾爰

之代其任何充曰荆楚國之西門戶口百萬北帶彊胡西隣勁

蜀地執險阻周旋萬里得人則中原可定失人則社稷可憂

陸抗所謂存則吳存亡則吳亡者也豈可以白面少年當之

哉相温英略過人有文武器幹西夏之任無出温者丹陽尹

劉浚每奇温才然知其有不臣之志謂會稽王昱曰温不可

使居形勢之地其位號常宜抑之勸昱自鎮上流以已為軍

司昱不聽以徐州刺史相温為安西將軍都督荆司雍益梁

寧六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出温等傳論用巨温過其分命曰相

將亦其才而用之乎抑預防其有不臣之志而發之也曰周公尚

不敵前料三監之叛而不使况餘人乎故孔子曰不逆諫不億不

信惟先覓者為賢耳如温者用不過其分可也過其分則志肆氣

盈而非分之慮上犯上之事也矣向充在相位選用皆以功故不

黨觀舊有知温直取材非有私也必自謂能制之故委以上流而

不疑雖然推之則大重矣有功又何以加諸故令尹子曰有大功而

無貴仕其人必能靖者寧有幾哉十一月張駿分武威等十一郡為涼州分興

晉等八郡為河州分敦煌等三郡及西域都護等三營為沙

州駿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假涼王督攝三州始置祭酒郎中

大夫舍人謁者等官官號皆倣天朝而微變其名車服旌旗

擬於王者。二年正月都鄉文穆侯何充卒充有豎局臨朝正

色以社稷為已任所選用皆以功效不私親舊出温二月褚

以相温
鎮上流

何充以
社稷為
已任
顧和商

足幹時故也如和者正足以勸孝道傷風俗耳識者美之浩

亦固辭會稽王昱與浩書曰屬當危運危弊理極足下沈識
淹長足以經濟若復深存挹退與苟遂本懷吾恐天下之
事於此去矣足下去就即時之廢興則家國不異足下宜深
思之浩乃就職出知浩○五月西平忠成公張駿薨官屬上

卅子重華為涼州牧西平公假涼王○趙將軍王擢擊張華

重華重華境內兵使征南將軍裴伯將之以禦趙伯壁於廣武又

而不戰涼州司馬張軌魏都言於重華曰國之存亡在兵兵

之勝敗在將今議者舉將多推宿舊夫韓信之舉非舊德也

蓋明主之舉舉無常人才之所堪則授以大事今疆寇在境

諸將不進人情危懼主簿謝艾兼資文武可用以禦趙重華

召艾問以方略艾願請兵七千人必破趙以報重華拜艾中

堅將軍給步騎五千使擊麻秋艾引兵出振武夜有二梟鳴

于牙中艾曰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克敵之兆也進與

趙戰大破之斬首五千級重華封艾為福祿伯出張安西將

軍相溫將伐漢李氏將佐皆以為不可江夏相袁喬勸之

曰夫經略大事因非常情所及智者了於胸中不必待衆言

皆合也今為天下之患者胡蜀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比胡為

弱將欲除之宜先其易者李執無道臣民不附且恃其險遠

不脩戰備宜以精卒萬人輕齎疾趨比其覺之我已出其險

要可一戰擒也蜀地富饒戶口繁庶諸葛武侯用之抗衡中

夏若得而有之國家之大利也論者恐大軍既西胡必關關

此似是而非胡聞我萬里遠征以為內有重備必不敢動縱

有侵軼軼待結反緣江諸軍足以拒守必無憂也溫從之十

一月帥益州刺史周撫南郡太守譙王無忌伐漢拜表即行

委安西長史范注以留事使袁喬帥二千人為前鋒朝廷以

蜀道險遠溫眾少而深入皆以為憂惟劉惔以為必克或問

其故惔曰以博知之溫善博者也不必得則不為但恐克蜀

之後溫終專制朝廷耳出溫○三年二月相溫軍至青衣漢

蜀 桓溫平

敗趙兵 艾又

胡運將 衰

胡廷用 商以 抗桓溫

主執大發兵遣督堅等將之反姓也自山陽趣合水諸將欲設

伏於江南以待晉兵督堅不從引兵向犍為三月溫至彭模

留參軍孫盛周楚守輜重自將步卒直指成都督堅至犍為

乃知與溫異道比還溫已軍於成都之十里陌堅衆自潰執

悉衆出戰溫乘勝長驅至成都縱火燒其城門漢人惶懼無

復鬪志執送降文於溫自稱洛陽李執叩頭死罪尋與觀面

縛詣軍門觀初觀反空指也縛符攬溫解縛焚襪送執及宗

室十餘人於建康引漢司空譙獻之等以為參佐舉賢旌善

蜀人悅之溫留成都三十日振旅還江陵李執至建康封歸

義侯出溫傳○七月趙王虎復遣征西將軍孫伏都將軍劉渾

帥步騎二萬會麻秋軍長驅濟河擊張重華謝艾建牙拉衆

有風吹旌旗東南指別駕從事索遐曰風為號令今旌旗指

敵天所贊也艾軍于神鳥王擢與艾前鋒戰敗走八月艾進

擊秋大破之秋遁歸舍城虎聞之歎曰吾以偏師定九州今

以九州之力困於枹罕枹音膚本枹故字其字彼有人焉未

可圖也艾還討叛虜斯骨真等萬餘落皆破平之○趙王虎

據十州之地聚斂金帛及外國所獻珍異府庫財物不可勝

紀猶自以為不足悉發前代墓陵取其金寶沙門吳進言於

虎曰胡運將衰晉當復興宜苦役晉人以厭其氣虎乃發丁

運士築華林苑于鄴北然燭夜作暴風大雨死者數萬人郡

國前後送蒼麟十六白鹿七虎命司虞張曷柱調之以駕芝

蓋大朝會列於殿庭並出石○四年四月朝廷論平蜀之功

欲以豫章郡封桓溫尚書左丞荀勗曰勗如溫若復平河洛

將何以賞之乃加溫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臨賀郡

公溫既滅蜀威名大振朝廷憚之會稽王昱以揚州刺史殷

浩有盛名朝野推服乃引為心膂與參綜朝權結核也欲

以抗溫由是與溫浸相疑貳浩以征北長史荀羨前江州刺

史王羲之夙有令名擢羨為吳國內史羨延面反羲之為護

西晉書

趙相溫伐

蔡謨遠

王龔兵

趙王尊
為國所
伐

軍將軍以為羽翼義之導之從子也義之以為內外協和然

後國家可安勸浩及羨不宜與溫構隙浩不從

出浩

○十一月燕王皝卒

皝胡

世子雋即位遣使詣建康告喪詔遣謁者

陳沈拜雋為燕王○五年正月趙王虎即皇帝位既而病卒

太子世即位彭城王遵廢世為譙王尋殺之於是遵即位以

義陽監為侍中武興公閔為都督中外諸軍事閔言於遵曰

蒲洪人傑也今以洪鎮關中臣恐秦雍之地非復國家之有

蒲分房反曹操於

遵從之罷洪都督洪怒歸枋頭遣使來降

淇水江下大枋木

陸遣諸將經營北方趙揚州刺史王浹舉壽春降征北大將

軍褚裒

褚丑呂反本尚後宋恭公子石

上表請伐趙即日戒

嚴直指泗口徑赴彭城北方士民降附者日以千計朝野皆

以為中原指期可復光祿大夫蔡謨獨謂所親曰胡滅誠為

大慶然恐更貽朝廷之憂其人曰何謂也謨曰夫能順天乘

時濟羣生於艱難者非上聖與英雄不能為也自餘則莫若

度德量力觀今日之事殆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民

以逞既而材略踈短不能副心財殫力竭智勇俱困安得不

憂及朝廷乎魯郡民五百餘家相與起兵附晉求援於褚裒

裒遣部將王龔

龔音

李邁將銳卒二千迎之趙李農帥騎二萬

與龔等戰於代陂龔等大敗皆沒於趙八月裒退屯廣陵○十

月初趙王尊許立武興公閔為太子既而立太子衍閔素驍

勇屢立戰功夷夏宿將皆憚之左衛軍王鸞勸遵稱奪閔兵

權閔益振望十一月閔帥甲士執遵於南臺殺之立義陽王

鑒以閔為大將軍封武德王○十二月都鄉文穆侯褚裒卒

以吳國內史荀羨為徐州刺史甲午年二十八中興方伯未有

如羨之少者 趙主鑒使李松張才夜攻石閔不克鑒懼偽

若不知者夜斬松才新興王祗虎之子也時鎮襄國與姚弋

仲蒲洪等連兵移檄中外欲共誅閔閔遣兵分討祗等執鑒

秦符傳
位

符傳除
趙苛政

在温与
商浩不
協

王彪之
商浩請
靜待相
温

王彪之
謂郊赦
非宜

殺之親帥趙人以誅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或高鼻
多須鬚死者半新與王抵後即貴位於襄國。六年正月趙

大將軍閔即皇帝位改元永興國號大魏父之閔復姓冉氏

閔內黃人本姓冉趙王勳獲之命虎養長以為子冉說勇善戰虎受之比於諸孫田石李說載記。十一月符健

入長安以民心思晉乃遣參軍杜山伯詣建康獻捷并脩好

於相温於是秦雍夷夏皆附之。七年正月符健即天王位

國號大秦符健字建業符洪第三子也據長安潘天王大

分遣使者問民疾苦搜羅雋異雋與同寬重歛之稅弛離宮之

禁罷無用之器去侈靡之服凡趙之苛政不便於民者皆除

之並出陣。初相温聞石氏亂上疏請出師經略中原事久

不報温知朝廷杖殺浩以抗已甚忿之然素知浩之為人亦

不之憚也以國無他釁遂得相持彌年雖有君臣之跡羈縻

而已羈馬絡頭也縻牛制也。八州士眾資調殆不為國家用屢

求北伐詔書不聽十二月温拜表輒行即眾四五萬順流而

下軍於武昌朝廷大懼殺浩欲去位以避温吏部尚書王彪

之彪補言於會稽王昱曰會古外反山名禹會諸侯而計此屬

皆自為計非能保社稷為殿下計也若殺浩去職人情離駭

天子獨坐當此之際必有任其責者非殿下而誰乎又謂浩

曰彼若抗表問罪卿為之首事任如此猜釁已成欲作匹夫

豈有全地邪且當靜以待之令相王與手書示以款誠為陳

成敗彼必旋師若不從則遣中詔又不從乃當以正義相裁

柰何無故忿忿先自猖蹶乎浩曰決大事正自難頃日來欲

使人悶聞卿此謀意始得了彪之子也撫軍司馬高崧

言於是曰王宜致書諭以禍福自當返旆如其不爾便六軍

整駕逆順於茲判矣乃於坐為草書温即上疏惶恐致謝

回軍還鎮温。朝廷將行郊祀會稽王昱問於王彪之曰

郊祀應有赦否彪之曰自中興以來郊祀往往有赦愚意常

謂非宜凶愚之人以為郊必有赦將生心於徼幸矣昱從之

孔嚴言

八年正月秦丞相雄等請秦王健正尊號依漢

晉之舊不必效石氏之初健從之即皇帝位尚書左丞孔

嚴言於殷浩曰比來衆情良可寒心不知使君當何以鎮之

愚謂宜明受任之方韓彭專征伐蕭曹守管籥內外之任各

有攸司忠廉藺屈身之義平勃交歡之謀令穆然無間然

後可以保大定功也觀項日降附之徒皆人面獸心貪而無親

恐難以義感也浩不從上疏請北出許洛詔許之浩傳四月

燕王雋遣慕容恪等擊魏魏主閔自將與燕兵十戰燕兵皆

不勝閔素有勇名所將兵精銳燕人憚之慕容恪分軍三部

擇鮮卑善射者五千人鮮卑音先東胡別種依以鐵鑱連其馬為

方陣而前直衝之圍閔數重陳與同潰圍東走為燕兵所執

送於龍城龍城燕所都也尋殺之遂取鄴命慕容評鎮之殷浩之

北伐也中軍將軍王羲之以書止之不聽既而無功復謀再

舉羲之遺浩書曰今以區區江左天下寒心固已久矣力爭

孔嚴王

義之諫

浩北伐

不從

西平公

張重華

卒

張祚自

稱涼王

溫請廢

商浩

商浩書

三

武功非所當作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所復及

莫若還保長江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引咎

責躬更為善治省其賦役與民更始庶可以救倒懸之急也

不從出義十一月燕王雋即皇帝位徙都鄴出慕容九年

十一月西平敬烈公張重華卒世子耀靈纔十歲右長史趙長

等建議立長寧侯祚祚重華庶兄也廢耀靈為涼寧侯立祚為涼州

牧涼公祚既得志恣為淫虐殺重華妃裴氏及謝艾傳○

十年正月張祚自稱涼王置百官郊祀天地用天子禮樂祚

道太和十年河州刺史張曜弒之而立重華之子中軍將軍楊州刺

史殷浩連年北伐師徒屢敗糧械都盡征西將軍相溫因朝

野之怨上疏數浩之罪請廢之朝廷不得已免浩為庶

人徙東陽之信安自此內外大權一歸於溫矣浩少與溫齊

名而心競不相下溫常輕之浩既廢黜雖愁怨不形辭色常

善空作咄咄怪事字出晉書久之溫謂掾郗超曰郗超浩有

書空

三朝後
見官事

王猛
風論事

王猛不
從相溫

符堅不
子堅襲
爵

符健謂
生除太
臣不從
中者

德有言嚮為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將以浩為尚書令以書告之浩欣然許焉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十數竟達空函函音成溫大怒由是遂絕卒於徙所。以前會稽內史王述為揚州刺史出若本傳。相溫統步騎四萬伐秦三

輔郡縣皆來降溫撫諭居民使安堵復業民爭持牛酒迎勞男女夾路觀之耆老有垂泣者曰不圖今日復覩官軍。北海王猛少好學凋儻有大志謂它歷反也不屑細務人皆輕之猛悠然自得隱居華陰聞相溫入關披褐詣之捫虱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溫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將統兵十萬為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

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度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溫嘿然無以應徐曰江東無卿比也乃署猛軍謀祭酒初溫指秦麥裡既而秦人悉焚麥溫軍之食六月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以王猛為高官督護欲與俱還猛

辭不就出溫傳及溫載記秦太子萇等隨溫擊之比至潼關溫軍屢敗失亡以萬數九月溫還自伐秦秦東海王雄卒秦王健哭之嘔血曰天不欲吾平四海邪何奪吾元才之速也雄以佐命元勳權侔人主而謙恭汎愛遵奉法度故健重之常曰元才吾之周公也子堅襲爵堅性至孝幼有志度博學多能交

結英豪呂婆樓彊汪及略陽梁平老皆與之善出雄及載記十一年六月秦主健寢疾引太師魚遵丞相雷弱兒太傅毛貴司空王墮贈友尚書令梁撈登及左僕射梁安右僕射段純吏部尚書辛牢等受遺詔輔政健謂太子生曰六夷酋帥及大臣

執權者若不從汝命宜漸除之出健載記臣光曰顧命大臣所以輔導嗣子為之羽翼也為之羽翼而教使翦之能無斃乎知其不忠則勿任而已矣任以大柄又從而猜之鮮有不召亂者也

健卒謚曰景明皇帝廟號高祖太子生即位大赦改元壽光

亞日修市

段純諫
符生改
元見殺

秦主詔
峻刑極
罰

神州陸
沉王夷甫
甫之罪

楊亮謂
姚襄孫
策之儔

恪言用
兵勢有
緩急

羣臣奏曰未踰年而改元非禮也生怒窮推議主得右僕射
段純殺之出生。十二年六月秦主生下詔曰朕嗣統已來
有何不善而謗滿天下殺不過千而謂之殘虐行者比有如此
也未足為希方當峻刑極罰復如朕何自去春以來潼關

之西至于長安虎狼為暴不食六畜專務食人凡殺七百餘
人為害不息七月秦羣臣奏請饗災生曰野獸飢則食人飽
當自止何讓之有且天豈不愛民哉正犯罪者多故助朕殺

之耳出生。故魏降將周成反襲洛陽姚襄自許昌攻之踰
月不克長史王亮諫曰明公英名蓋世兵彊民附今頓兵堅
城之下力屈威挫或為它寇所乘此危亡之道也襄不從相

溫自江陵北伐遣督護高武據魯陽輔國將軍戴施屯河上
自帥大兵繼進與寮屬登平乘樓望中原數日遂使神州陸
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記室袁宏曰運有
興廢豈必諸人之過溫作色曰昔劉景升有千斤大牛噉芻

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犗羸力為反瘦也魏武
入荊州殺以享軍。八月溫至伊水姚襄撤圍拒之溫結陳

而前陳讀親被甲督戰襄眾大敗死者數千人襄帥麾下數
千騎奔于洛陽北山溫追襄不及楊亮自襄所來奔溫問襄

之為人亮曰襄神明器宇孫策之儔而雄武過之周成帥眾
出降溫屯故大極殿前既而徙屯金墉城謁諸陵有
毀壞者修復之表鎮西將軍謝尚鎮洛陽以尚未至留潁川

太守毛穆之督護陳午河南太守戴施以二千人戍洛陽衛
山陵執周成以歸姚襄奔平陽襄後欲圖關中師眾伐秦真
秦西溫傳十月燕大司馬恪圍段龕於廣固諸將請急攻之

恪曰用兵之執有宜緩者有宜急者不可不察若彼我執敵
外有疆援恐有腹背之患則攻之不可不急若我強彼弱無
援於外力足制之者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兵法十圍五攻
正謂此也龕兵尚眾未有離心今憑阻堅城上下戮力我盡

秦有司
奏太白
入東井

符生暴
虐

堅見猛
謂如玄
德遇孔
明

符堅僭
位

銳攻之計數旬可拔然殺吾士卒必多矣自有事中原兵不
斃息吾每念之夜而忘寐奈何輕用其死乎要在取之不必
求功之速也諸將皆曰非所及也軍中聞之人人感悅於是
為高牆深塹以守之塹七龍反所也齊民爭運糧以饋燕軍龕

嬰城自守

嬰於盈反

推永路絕城中人相食莫有固志十一

月龕面縛出降恪撫安新民悉定齊地徙鮮卑胡羯三千戶

于薊荀羨聞段龕已敗退還下邳出慕容○升平元年正月

朔帝加元服太后詔歸政徙居崇德宮出本○三月太白入東

井秦有司奏太白罰星東井秦分必有暴兵起京師秦主生

曰太白入井自為渴耳何所怪乎出山生秦主生飲酒无晝夜

或至申酉乃出視朝乘醉多所殺戮羣臣得保一日如度十年

東海王堅素有時譽與故姚襄參軍薛讚權翼善讚翼密說堅

曰主上猜忌暴虐中外離心方今宜主秦祀者非殿下而誰願

早為計勿使它姓得之堅以問尚書呂婆樓婆樓曰僕里舍

有王猛者其人謀略不世出殿下宜請而咨之堅因婆樓以招

猛一見如舊友語及時事堅大悅自謂如刘玄德之遇諸葛孔

明也六月太史令康權言於秦主生曰昨夜二月並出孛星

入太微連東井將有下人謀上之禍生怒以為妖言撲殺之

撲上浦角反特進梁平老等謂堅曰主上失德上下嗷嗷嗷

口然也人懷異志燕晉一方伺隙而動恐禍發之日家國俱

亡此殿下之事也宜早圖之堅心然之畏生趨勇未敢發趨

捷也生夜對待婢言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婢以

告堅及堅兄清河王法法與梁平老及特進強汪帥壯士數

百潛入雲龍門堅與呂婆樓帥麾下三百人鼓譟繼進譟先

也宿衛將士皆舍仗歸堅生猶醉寐堅兵引生置別室廢

為越王尋殺之謚曰厲王堅以位讓法法曰汝嫡嗣且賢宜

立堅曰兄年長宜立羣臣皆頓首請立堅堅乃去皇帝之號

稱大秦天王即位於太極殿誅生倖臣中書監董榮左僕射

西口補正

符堅愛重弟融

李威勸堅國事任王猛

符堅為政秦民大悅

魁之不欲相雲為豫州

義之謂謝萬非方鎮才

秦皇不為災

趙韶等二十餘人收元永興追尊父雄為文桓皇帝母苟氏為皇太后世子宏為皇太子以清河王法為都督中外諸軍事承尚書事諸王皆降爵為公封弟融為陽平公子丕為長樂公以李威為左僕射梁平老為右僕射呂婆樓為司隸校尉王猛為中書侍郎融好文孝明辯過人耳聞則誦過目不忘力敵百夫善騎射擊刺少有令譽堅愛重之常與共議國事融經綜內外刑政脩明薦才揚滯補益弘多不亦有文武才幹治民斷獄皆亞於融威苟太后之姑子也生屢欲殺堅賴威營救得免威得幸於苟太后堅事之如父威知王猛之賢常勸堅以國事任之堅謂猛曰李公知君猶鮑叔牙之知管仲也猛以兄事之十二月秦王堅行至尚書以文案不治免左丞相程卓官以王猛代之堅卒異才修廢職課農桑恤困窮禮百神立孝校旌節義繼絕世秦民大悅並出堅載記○二年八月豫州刺史謝奕卒奕安之兄也司徒昱以建武將軍相雲代之雲温之弟也訪於僕射王彪之彪之曰雲非不才然温居上流已割天下之半其弟復處西藩兵權萃於一門非深根固蒂之宜人才非可豫量但當令不與殿下作異者耳昱領之曰君言是也乃以吳興太守謝萬為豫州刺史王羲之與相温戕曰謝萬才流經通使之處廊廟固是後來之秀今以之俯順荒餘近是達才易務矣又遺萬書曰以君邁往不脛之韻而俯同羣辟誠難為意也然所謂通識正當隨事行藏耳願君每與士卒之下者同甘苦則足善矣万不能用之出魏傳○九月秦大旱堅減膳徹樂命后妃以下悉去羅紉開山澤之利公私共之息兵養民早不為災王猛曰親幸用事宗親勳舊多疾之特進姑臧侯樊世與猛爭論於堅前世欲起擊猛堅怒斬之於是羣臣見猛皆屏息屏必對反屏職其息出堅載記○三年七月秦王堅以驍騎將軍鄧羌為御史中丞王猛為中書令領京兆尹特進強德太后之弟也酗酒豪橫掠人財貨子女

晉穆帝

六猛按
強德蒙

奸滑屏

謝安勸
謝方抚
諸將

燕王暉
立
謝安有
重名

符堅以
恩信懷
戎狄

為百姓患猛下車收德奏未及報已陳尸於市堅馳使赦之不
 及與鄧羌同志疾惡糾案無所顧忌數旬之間權豪貴戚殺
 戮刑免者二十餘人朝廷震慄茹猾屏氣路不拾遺堅歎曰
 吾始今知天下之有法也山堅十月詔謝萬軍下蔡郗曇晉
 軍高平以擊燕萬矜豪傲物但以笑詠自高未嘗撫眾兄安
 深憂之謂万曰汝為元帥宜數接對諸將以悅其心豈有傲
 誕如此而能濟事也萬乃召集諸將一無所言直以如意指
 四坐云諸將皆勁卒諸將益恨之安慮萬不免乃自隊帥以
 下無不親造厚相親託既而萬帥眾入渦潁渦音戈水名受
淮陽扶溝潁蕩
渠東入淮潁水出潁
川陽成亦東入淮以援洛陽郗曇以病退屯彭城萬以為
 燕兵大盛故曇退即引兵還眾遂驚為潰萬須單歸軍士欲
 因其敗而圖之以安故而止既至詔廢萬為庶人降曇號建武
 將軍於是許昌潁川燕諸城相次皆沒於燕燕音貝故秦
水郡出安
麟○四年正月燕王倭疾篤召大司馬太原王恪受遺詔甫
 政而卒太子暉即位初聞燕王倭卒皆以為中原可
大耳謝安少有重名前後
 相温曰慕容恪尚在大耳謝安少有重名前後
 徵辟皆不就寓居會稽置工外反山名後為郡屬陽州晉灼
曰本名茅山吳越春秋云禹巡天下
計因更名曰會稽以山水文籍自娛雖為布衣時人皆以
 公輔期之士大夫至相謂曰安石不出當如蒼生何安每遊
 東山常以妓女自隨司徒昱聞之曰安石既與人同樂必不
 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安妻劉媛之妹也媛徒
甘反見家門貴
 盛而安獨靜退謂曰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及
 弟萬廢黜安始有仕進之志時已年四十餘征西大將軍相
 温請為司馬安乃赴召温大喜深礼重之出本
傳○匈奴劉衛
 辰遣使降秦請田內地春來秋返秦王堅許之雲中護軍賈
 雍遣司馬徐贇贇於倫反
美好也帥騎襲之大獲而還堅怒曰朕方
 以恩信懷戎狄而汝貪小利以敗之何也黜雍以白衣領職
 遣使還其所獲慰撫之衛辰於是入居塞內貢獻相尋既而

晉穆帝

面獸心

烏桓獨孤部鮮卑沒鮮音仙東胡別種依 弈于各帥眾數

萬降秦秦王堅處之塞南陽平公融諫曰戎狄人面獸心不

知仁義其稽顙山附實貪地利非懷德也不敢犯邊實憚兵

威非感恩也今處之塞內與民雜居彼窺郡縣虛實必為邊

患不如徙之塞外以防未然堅從之出堅。五年五月帝崩

無嗣皇太后令曰琅邪王丕中興正統義望情地莫與為比

其以王奉大統於是百官備法駕迎于琅邪第王即皇帝位

改封東海王弈為琅邪王出本。徐兗二州刺史范滂素為

相溫所惡溫將北伐命汪帥眾出梁國十月坐失期免為庶

人遂廢卒於家子審好儒學性質直常謂王弼何晏之罪深

於桀紂或以為貶之太過審曰王何蔑棄典文幽沈仁義游

碎浮說波蕩後生使搢紳之徒翻然改轍以至禮壞樂崩中

原傾覆遺風餘俗至為患桀紂縱暴一時適足以喪身覆

國為後世戒豈姓之視聽哉故吾以為一世之禍輕

患重小迷眾之罪大也。十二月秦

王皇命牧伯守宰多舉孝悌廉直文學政事察其所舉得人

者賞之非其人者罪之出是莫敢妄舉而請託不行士皆自

勵雖宗室外戚無才能者皆棄不用當是之時內外之官率

皆稱職田疇修闢倉庫充實盜賊屏息氣息必却反懼而屏藏

考異曰成帝咸康六年九月燕王凱龍襲趙略二方餘家燕書

云畧燕范陽二郡男女數千口而還今從後趙燕載記云

范審論
王弼何
晏之罪

得堅固
內大治

入注附音司馬溫公奏具治通鑑卷之四十一

